

靖節先生集卷之二

序例 撰 錄 詩 傳

卷之二 詩



陶文毅公集注

# 靖節先生集

道光庚子秋刊

嘉業堂藏書

集部別集類

靖節先生集註

十卷

年譜攷異二卷

晉陶潛著

安化陶澍註

道光庚子刊本

四

冊

嘉業堂藏書		集部別集類
函一	靖節先生集註	部道
	年譜攷異二卷	嘉業堂藏書
	晉陶潛著	安化陶澍集註
冊卷	二十	四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  
詒樸 謹受命。校讐數過，槧於金陵。既卒業，因志其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卷首四言

卷例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諸本序錄

誄傳

附錄雜識

卷之一

詩四言

卷之二

詩五言

卷之三

詩五言

卷之四

詩五言

卷之五

賦辭

卷之六

記傳述贊

卷之七

疏祭文

卷之八

五孝傳

卷之九并叙

集聖賢羣輔錄上 一名四八目

卷之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諸家評陶彙集

卷末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旣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

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

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澗黃文煥十得六七尚有庾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擄摭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閔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團轆轤今以晉宋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五孝傳四八目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

立身先生集卷之三  
一  
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踵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附錄。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山雲漢。不過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

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  
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

安化陶澍識

金陵吳儀寫  
借陰書舍雕板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



舊本次第最有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贋，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旣與四八目一

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始蒙

睿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

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  
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  
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  
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  
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  
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  
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  
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  
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  
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

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迕。理乖風教。亦決非  
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二  
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贗竟不明。潛之受  
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聖世得以辨別而表  
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靖節先生集諸本序錄

安化陶澍編輯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遜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

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

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

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麤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

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

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

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卽陽僕射所撰。

何子孟春日陽休

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尙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

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

何孟春曰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卽具疏所聞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

此二條旣無後說益知贅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晁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寢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衆本。以事讐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

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陶靖節集

鼂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元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

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元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睠睠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

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

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

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無五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錄一卷，蓋錄卽八卷中之目，又別自單行，其錄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見，余所見自李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如右。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

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  
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  
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諫陽休之序錄宋庠私  
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日世傳李公  
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  
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  
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  
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

按明萬曆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卽李公煥本但  
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

集錄其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  
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  
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別本刪增何燕  
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  
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  
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  
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  
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

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畫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

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

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

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  
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  
元父記

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昭明編錄原無  
五孝傳四八目後人疑爲贗作今以五孝傳與  
五柳先生孟府君傳同卷殊爲不倫也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  
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  
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

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  
卷上卷顏延之誄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曾  
絃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  
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焦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  
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  
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序無四八  
目自敘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  
太子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

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菽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尤不然。陽休之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

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德讀書志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錄卽目，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誄，不言目可

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爲次，無四八目題詞。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牕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爲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

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爲清臣，不仕則爲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誠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絕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

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刪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刪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刪不錄，扇上畫贊亦刪，謂其以養氣浩然子於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枘鑿，故併刪之。

毛晉綠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

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棗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王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



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子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義門所謂宣和本。當卽此本也。

以上諸本。詩文並載。其專說詩者所見。亦有數本。

### 湯東澗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

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

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吳騫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鮮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

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夙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氏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

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按東礪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嫋嫋松標崖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 黃文煥陶詩析義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家年譜冠首。詩四卷，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淵明一生大節。

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創云。  
蔣薰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并讀史述九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為第八卷，使與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舊第，然其編比大槩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真贗亦無難辨識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

右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真，方其為貧也，則求為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為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鋟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記。何孟春曰：淵明集有記者云云，不著名氏，世本李公煥注，此不知公煥之所載者，誰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為年譜，張續

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季長辨證本今未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也。

也。畧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

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何孟春曰：若麟補注未見據吳此序，其書必有可取。

靖節先生集

誄傳雜識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善本作首路五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臣作道餘波乎？文選無乎字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

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一作病居

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

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一作遂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

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一無稱疾二字春秋六十有三。文選作春秋若干元嘉四年

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一作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

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

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

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

事。一作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考異何云人不隘字避諱改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俵幽告終懷和長畢嗚

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歇一作徽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文載本集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仍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文載本集

義熙末。徵著作

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與子疏載本集又爲命子詩以貽之。詩載本集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也。曾

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

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

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

宏欲邀延之坐一作赴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

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

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

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

一作無一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

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

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

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

遠彭城劉遺民亦遯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講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

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  
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  
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  
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  
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歸州甚欽  
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  
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  
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  
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  
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邀之潛既遇酒便

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  
坐申腳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  
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  
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  
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  
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  
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  
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  
輟嘗言夏月虛閣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

義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  
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  
世

###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  
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  
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  
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

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  
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  
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  
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  
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  
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  
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邀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

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

鈕於後云。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

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附錄雜識

晉中興書載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續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宏造淵明。無履。宏從人脫履以給之。宏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

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

入社。陶攢眉而去。

杜詩注。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

雲仙散錄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又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何孟春曰。淵明別傳。今無聞。春謹採

所載於散錄者以附傳後洪容齋嘗謂世傳雲  
仙散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趙  
與時賓退錄曰散錄引書百餘種而其造語盡  
做世說若集諸家言語豈應一律實本容齋之  
說

### 以上何孟春附錄原採

顏之推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  
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  
交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矣

李元中蓮社圖記遠公結社廬山時陳郡謝靈

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  
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師以其心亂  
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  
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道士陸  
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  
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  
持而笑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  
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  
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  
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

江西通志淵明故居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名勝志云陶詩疇昔家上京卽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勝志云陶潛家于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許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合三說攷之當以此爲正也

桑喬廬山紀事上京山當大湖濱一峰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帶皆列几席

間奇絕不可名狀陶淵明嘗居之淵明詩疇昔家上京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

王禕經行記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時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

惇惇乎。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朱子跋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

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桑喬廬山紀事栗里者陶淵明故里也其地在虎爪崖下

尋陽記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橫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

王禕經行記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臥此石上也

圖書集成南康府部醉石在星子縣濯纓池下  
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石元亮飲酒醉臥  
其上

陶默仰止錄栗里原當澗有石從廣丈餘其平  
如砥淵明每醉輒坐臥其上朱文公詩及此逢  
醉石謂言公所眠陳聖俞云是非分付千鍾酒  
日月消磨一醉中今其傍有醉石菴

太平寰宇記五柳館在栖隱寺側五柳先生之  
舊宅也

仰止錄五柳館先生門種五柳也湖口治西三

十步元主簿馮克敏復構五柳堂今夷爲民居  
矣

明一統志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晉陶潛  
爲彭澤令時築以翫月臺南有洗墨池潛所鑿  
以滌硯者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洗墨池在湖口縣南三十  
里彭澤鄉陶元亮爲令時滌筆墨處一嘯亭綺  
練亭翫月臺俱在彭澤鄉世傳陶元亮宰縣時  
築

江西通志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卽

白衣人送酒地也。

仰止錄菊所在東流縣治後淵明解印日常處其中藝菊卽舊彭澤地也書崗在豫章安福縣南四十里怪石層聳其嶺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又曰書崗也九曲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有池云淵明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今改爲三學寺。

毛晉綠君亭陶集雜附靖節祠一在柴桑山下一在南康府學東一在九江府治東一在彭澤縣治東又一在縣南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

昌縣之南山一在湖口縣三學寺前或專祠或合祠皆古今名賢遐淑道風流範來學故雖郡邑之沿革非一而先生之祠則易代而彌新也圖書集成九江府部靖節祠初在三學寺旁有望月臺元時縣尹孫文震至寺見望月臺遺蹟乃靖節讀書地捐俸建祠於上後於三學寺後建祠塑先生及陸靜修周續之遺像於中名三賢祠後圯國朝順治中重建地有望月臺洗墨池流觴曲水遺跡古松蒼蔚爲湖口八景之

元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曰晉靖節陶  
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  
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  
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  
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  
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  
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  
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  
過一時收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  
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

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  
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  
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  
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  
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  
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  
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  
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  
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  
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

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仰止錄。湖口大嶺山在彭澤鄉東去縣二十里。卽漢彭澤舊治。有靖節祠。元吳澄作記。南康星子縣亦有祠。城東一里。祠前有神運石。石色深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瑞州亦有祠。宋文丞相天祥建。

新昌縣祠。縣東二十里義鈞鄉。鄉人多陶姓。於其南立祠。

桑喬廬山紀事。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麓。鹿子坂。

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其地有淵明故宅。

圖書集成。陶靖節墓在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正德七年。提學李夢陽清出墓於面陽山。置田以備祭祀。命其後瓊領之。以陶時亨補郡學生員。至今代有祀生。墓西南爲靖節書院。

廬山志。李夢陽曰。淵明墓之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旣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夫淵明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啟竊據而葬者耶。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各本如此。休陽程氏梓本作樽。

酒新湛。李注。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湛讀曰沉。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查慎行曰。起四句。當平世者。不知此語之悲。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逸。搔首延佇。何注。上虞劉履曰。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諷之意。○吳瞻泰曰。元劉坦之履選詩。補注中。箋陶至數十首。雖非專本。亦可觀。按劉書。今未見。凡何注。所引皆是也。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湯注。二。鷗回霧塞。陵。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遷谷。變之意。

靡從。劉履曰。此承上章反復言之。舟車靡從。即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載載。湯本作載。何注。東園再榮之也。人競用新好。以招余情。湯注。謂相招以事新朝。○好以怡余情。云宋本一作招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競用新好。非怡一作招。非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賦合。樽促席。賦合。樽促席。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湯注。嵇叔夜琴賦。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

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何注。庭柯之鳥。尚懷好音。而親友不然。此者亦豈無之。而為之抱恨也。劉履曰。他人之苟祿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終乃知其不復來歸。而為之抱恨。情之至義之盡也。

抱恨情之至義之盡也。

壽市記三集卷一

時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

霽，宇曖微霄。焦本作餘，霽微消云一作宇，曖微霄。

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景狀若作餘，有風自南翼。

彼新苗。何注：翼猶披也。吳注：王棠曰：新苗。

洋洋平津，各本作津，湯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

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焦本云：床本一作稱，揮

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一作悠悠，非澗清沂。童冠齊業，閒

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湯注：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之

心者矣。查慎行曰：目狂者以靜。千古特識。澗按：周

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

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李注：世紀曰：黃

為陶唐何注：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于時

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

春之樂也。陳祥明曰：欣在春華，慨因代變。

黃農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閒適。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從何校宣

和本作九各本總湯本云角聞道白首無成作有云一作九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

寄何注老萊子曰人生天賦顛顛李注與有時靜言

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

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湯注屈子之九

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與此四語皆文辭中之格言也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

舍安此日富湯注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舍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

云爾蔣薰曰增業在不舍不舍故日富此易所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雖我懷于茲不無內疚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詩一醉日富靖節自咎其廢學而樂飲觀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肯自咎耶謝按蔣說非也望道未見歸咎沈酣刻責之心固當如是蔣以富有日新釋日富既割裂無理且自矜我之懷矣怛焉內疚日進全與詩意相違

周密癸辛雜識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

人嘗發明靖節意云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泰

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為論道體其說

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

寄情於酒而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

首無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

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先師遺訓余豈云隆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

焦本云一作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

本作行非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

好學詞氣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李注趙泉山曰

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

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辟靖

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

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已任

同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

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澍按禮記文王世子

謂先師即警宗之祭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

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警宗是也亦謂之先

賢記曰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至唐始以周公為先

聖孔子為先師又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其

後遂專稱孔子為先師而別無先聖之祭實自先

生肇其義矣本朝雍正中議增從祀孔子諸賢  
寢及先空惜時無有以先生學術入奏者其事遂  
寢然百世可俟終必配食無疑也

贈長沙公并序○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

人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

孟春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為衍今刪之

長沙公於余為族湯本云一作余於長祖

同出大司馬李注漢高帝時陶舍澍按大

和九年追贈大司馬鄧嶽傳大司馬陶侃

侃第十女是也若開封侯攷史記漢書

皆云漢王五年為右司馬非大司馬且漢

初無大司馬官名至武帝元狩四年始置  
此注誤也國朝閣若璩反據此注謂先

若璩當詠

生祖愍侯而非出於桓公遂欲改昭穆既大為右其說尤謬詳年譜攷異

遠以一作湯本云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何注班孟堅幽通賦術同源而分流也人易

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

彼行路眷然躊躇李注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

可涵

於穆令族允構斯焦本云一堂諧氣冬暄焦本云

非映懷圭璋爰采春華各本作花湯本云載警秋

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陽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

族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温懷有圭璋之潔而當

成舉祀不勝秋霜恍惕之恩若此人者豈非宗之

光乎春華謂芹藻蘋蘩之屬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湯本云忘一作志吳注王棠

面忘其同出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湯本

於大司馬也想湘渚何校宣和本同李注寰宇記湘潭湘鄉湘

源為三湘澗按湘水發源會瀟水謂之瀟湘及至

洞庭陵子口會資江謂之資湘又北與沅水會於

湖中謂之沅湘三湘之目當以此若湘潭湘鄉湘

源皆縣名非水也且建置在後古無此稱尙有湘

陰臨湘亦不止三也遙遙三湘一作遙想三湘一

湘遙想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吳注左傳

於寡君注行李使人也何以寫心貽此話言吳注詩其惟哲人告之話進

簣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

音問其先

吳仁傑年譜曰陶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

也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縝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

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或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澍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贈卽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

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爲從晉爵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則吳說爲長卽謂序中余于長沙公爲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爲族孫竟作因序誤衍爲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公降爲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爲從晉爵卽謂贈延壽在降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爲從父行禮大夫斷總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



既遠已為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  
 長沙公猶敦族誼，經過潯陽，葺治祖堂，展親收  
 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既敘纏綿，遂加勗勉，親愛  
 之至，詞意藹然而葛立方之徒誤會，感彼行路  
 之語，橫生議論，亦可謂固哉高叟矣。葛常之韻語陽秋曰  
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詩又云云，蓋傷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食，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尊祖之義，埽地矣。晉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遣收之。  
此相當作公。宋書地理志，湘州刺史，領郡十，長沙內史下，有臨湘侯相醴陵侯。

相，瀏陽侯相，吳昌侯相，羅縣侯相，攸縣子相，建寧子相，無長沙相。延壽襲封長沙郡公，此必公字之訛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以為其輔國參軍，此延壽稱長沙公實證。宋書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勲業，無忝厥祖，先生固非虛為嘉許也。

酬丁柴桑 并序○李注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

殮勝如歸，聆善若始。陳祚明曰：湯本焦木作聆善，若始聆善若始。

言如始聞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寄趣于是耳，真能托宿當歸者，誰乎有入山如歸，永矢不移，斯真可與餐膳善之始聞，孰不欣慕，轉念意怠，能如初之踴躍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

反復無厭斯  
真可謂聆善

匪惟也諧各本作諧也此亦焦本屢有良游焦本云宋本作游一作由非謝

按古人不以重韻為嫌作游是也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

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

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

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湯本云一作非珍何注陸機演連珠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

之所珍不不有同好各本作愛云胡以親我求良

友實靚懷人里鄰新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里之南村即栗

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

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斲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

楚邈邈湯本作藐云一作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

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从何校宣和本

各本容  
裔江中

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澍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遵與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別是一龐也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尙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先有贈別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若于主簿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心莫逆肯交淺言深若是乎蓋先生之於舊好新知各如其分未嘗一槩素施也近時金谿王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龐通之卽龐遵爲主

簿者而龐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爲衛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都其時衛軍將軍王宏宜都王義恭鎮江陵使蓋陰謀廢立之事先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者歟說具年譜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何注上林賦悉隸爾雅贍足也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

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湯本作德各本作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

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焦本作典各本作征非農

夫野宿

氣節易邁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李注左傳儷三十年白季使過冀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壘

畝矧茲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

儲李注儋石言一儋一石應劭曰齊人名嬰爲儋石受一斛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飢寒

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和本作

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吳注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命子

汲古閣本。綠君亭本。此詩編在歸鳥詩後。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升唐侯為天子。後遜于虞。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實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雉。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澍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鬻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騶川。騶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二三章立當提乃方  
與後半律

曰御龍。以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隨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也。無所謂陶邱云云。及武丁滅豕韋。以封累。胄之

說。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

氏。此注似影射為之。故悉錄左氏原文。以糾正焉。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湯注。春秋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云云。陶叔授

民命。以康誥。杜注。陶叔司徒。李公。紛紛。湯本作紛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邱逸。虬遶雲

李注。虬奇。摻切。俗。奔鯨駭流。李注。二句喻狂。天集

作蛇。非無角龍也。奔鯨駭流。暴縱橫之亂也。

天集

青竹七上集卷一

有漢眷子愍侯李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於

赫愍侯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運當攀龍撫劍風校宣和本作風從何邁顯茲

武功書湯本云一作參誓山河李注高帝與功啟土開封臣盟云使黃河

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暨暨丞相允迪前蹤

及苗裔誓山河謂此盟也李注孝景二年陶青為丞相何焯曰百官公卿表

孝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

六月乙李注二句喻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眾條載羅

枝派之分散李注二句喻時有語默運因隆窳李注窳鳥瓜切

青之後未有顯者也吳注說文窳汙下也前漢功

臣表右司馬開封愍侯陶舍漢王五年以中尉從

擊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

偃嗣元光五年侯睢嗣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康

四年舍元孫之孫長何焯曰漢季稱東在我中晉漢為中漢此中晉

郡公薨于成帝咸和九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

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我謝按疇等也漢書宣帝紀大司馬光功德茂

壽盛復其子孫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

減二疇者等也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一作

言不復減也感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湯注言長沙公

馬永卿懶真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縣遠

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羣川眾條以

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言自陶青後未有

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侃傳不載世家

抗康伯樂回不得謂之無顯者此指長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仕吳揚武將軍以上無間故曰運有隆窳也

先君子鄉賢公黃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為懼懇請歸國東坡言陶公忠義橫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温父子劉季奴諸人真猶麒麟之於破獍也先生詩以臨寵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李注陶以岱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祖陶茂為武昌太守澍按陶茂麟譜今未見據李

慶孫序原係殘闕不全以岱為祖出鄧名世姓氏書詳年譜攷異於皇湯本一作穆

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各本一作冥湯本云茲

愠喜李注又安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于陶茂麟家譜而

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按

安城當作安城詳年譜考異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

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湯漢注孔伋因

誠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鍾

惺曰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命子等篇乃是小心

勤翼溫慎憂  
勤之人也

夜生子遠而求火李注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

其似已也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

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何注陸放翁曰

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用其語

李公煥注引張縉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

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

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

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

無所用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

然者也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

抱此固以文為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

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前刺史

取淵明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

後世即日辟為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

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會孫詩有云大賢之



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十有二坵遷諸竊據者數冢而封識之令其裔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亨者為郡學生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歷世重光之一綫也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李注憩起例切息和風弗洽翻翻求心湯注託言歸而求志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各本作馴湯本云一作相林徘徊豈

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何焯曰鄰曲妻孥雖

不如中朝舊侶為多才然真趣則相入也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翔羽寒湯本云一作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湯本

不森標何焯曰不曠林而森標則物色不至已起

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繒繳李注繳之若切奚施

湯本作已卷李注卷與倦同湯本安勞湯本作一

功非遙澗按末二句言業已倦飛知還不勞虞人之視超舉傲睨之辭也

靖節先生集卷之二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形影神 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  
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  
君子共取其心焉 毛晉云一本無末二句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  
云一作憔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 各本作如何惟非

知茲黃文煥曰今年既悴之草木適見在世中奄

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

舉目情悽湏李注湏涕流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按

言必如適見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何焯曰此

以下云云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當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黃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為心復難

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

者多如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

為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

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湯本云一作陰若暫乖

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

盡念之五情熱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黃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真

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

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何注賈誼鵬賦大鈞播注注萬理湯

云一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  
 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各本作善惡一作既喜今  
 從安得不相語湯本云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各本作壽湯本云永各本作永焦年欲留  
 不得住李注彭祖姓錢名鏗顛項元孫進雉羹于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  
 具何注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立善常  
 所欣誰當爲汝譽湯注日醉釋前甚念傷吾生正  
 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  
 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  
 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  
 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  
 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  
 世情感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  
 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  
 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  
 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

日。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力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間道而達一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

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

由

湯本云一作時醪靡至

空服九華寄懷于言

朱翌曰元

亮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卽菊也。按真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

之丹又云授九華丹于江上煉丹又李八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攷之非

菊乃丹也海按九華雖亦丹名陶蘇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為是

世短意常

湯本多短李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

常多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斯人樂

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湯注魏文帝書云

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謝按詩意蓋言俗

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

也語其有常期露淒暄風息氣澈一作天象明往燕

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本本云宋

作為制積齡如何蓬廬土空視時運傾湯注空視

非指易代塵爵恥虛疊寒華徒自榮吳注空視時運

樂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靡由斂襟獨閒謠

也原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

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湯注淹留

語也今反之謂不得于彼則得於此後棲遲詎為拙亦同

歸園田居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湯焦毛黃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何注劉履曰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

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

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謝按吳

仁傑以此詩為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仕

十年當作一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

別附四卷之末

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

舊浦行雲思故山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羈鳥悲

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焦本云宋

非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吳正傳詩話古雞鳴行雞鳴

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戶庭無塵雜虛室有

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吳注沃儀仲曰返

釋四體皆暢查慎行曰反自然道盡歸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焦本云虛室一作對

一作衣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

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何注劉履曰

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靖節雖處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李注漢書楊惲傳田彼

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晨興湯本云一理荒穢帶湯

樂耳須富貴何時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云一足惜但使願無違湯注東坡日以夕露霑衣

久去山澤遊浪莽何注莽或作滌林野娛試攜子

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

有遺處。桑竹殘朽株。焦本云一作樹木殘根株借問採薪者。此

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焦本云一作虛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各本作遇可

作可云一作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澗按說文漉浚也。一曰水

下貌。漉漉也。一曰水下滴漉也。封禪文。滋液滲漉。漉酒蓋滴漉之意。隻雞招近局。各本

作局。毛晉云。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

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并序

辛丑 湯本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

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

駱辨在後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

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

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

嘉名。湯注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

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也。欣對不足。率爾

湯本云。宋本作共。吳騫曰。湯注中有引宋本者。蓋指宋元獻刑定之本。賦詩。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

鄉里。以紀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湯本云。日一作十。李注。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



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誤今作開  
 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吾生行  
 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  
 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迴瀾散游目緬  
 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  
 引滿更獻酬何注漢書引滿舉白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也各本作觴中觴酒半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張自烈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足非所  
 致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死  
 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嘗細  
 觀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閒世之士也斜川游一

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  
 世失其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  
 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  
 辨之者歲在戊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  
 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  
 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淵明醉石其旁有郵亭  
 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  
 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為淵  
 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中車或棹孤舟  
 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

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  
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  
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  
中阜。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  
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曾城者。  
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  
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  
所謂迴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  
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

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疇昔問前  
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曾城。正在此耳。匡廬  
千萬仞。煙雲出沒。巖壑巉絕於其上。彭蠡數百  
里。湖光瀕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  
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籃輿扁舟。  
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旣嘗辨之於好事  
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  
間之父老云。

黃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  
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蓋七月

之赴假亦見桓元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  
 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元覬覦於外晉之危  
 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  
 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  
 有不能已者以為作達真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謝湯本作示周祖

君亭本作示周掾祖謝湯注在前李抄湯仍  
 當繫湯注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  
 書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  
 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  
 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从之游高祖北討世  
 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  
 踐降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  
 降幸諸生問禮記辨析精奧稱為該通

負病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

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

然臻湯注薦禰表道喪向千載何注莊子世喪道

道交相羣士響臻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胡

若溪漁隱叢話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

山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

加以雙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故云爾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

言誨諸子從我頴水濱李注趙泉山曰靖節不事

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

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

以詩中引箕頴之事微譏之何焯曰魯兩生不肯  
 起從漢高况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為箕  
 頴之遊也

乞食

飢何校宣和本作飢各本作饑對按說文飢饑來

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

人解各本作解湯本及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

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湯本作勸言詠本

云一作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汲古閣

本非賢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韓文煥曰愧非

英雄無聊准陰能輔漢滅項乃報漂母不然亦何

由報哉板蕩陸沈之歎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

世東坡乃死欲伸志于地下尚可得乎果何物可貽

日銜戢思謝胷中亦將以有為也冥報相貽

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

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

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

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

哀其貧幾滅却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煙火裁通

而延之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

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尙

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蓋洞見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為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

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

黃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遙深著眼在愧非韓才一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

黃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卽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冥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真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李注吹尺與鳴彈感彼柏下人

安得不為懼。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

澍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遊或即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諸本或無遵字鄧治中吳注唐書

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王僧虔技錄楚調曲右行怨歌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僮俛六九

年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六九為五十四歲正義熙十四年戊午去戊申十年也是年劉裕弑

帝于東堂澍按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僮俛李善注毛詩曰何有何無僮俛求之僮俛猶勉強也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李注公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炎火屢焚

如螟蟻恣中田李注蔡氏曰蟻蟲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葉蟲意此螟蟻當是螟蟻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厘何焯曰毛傳一夏曰長夫之居曰厘

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李注謂日

鳥月兔飛走之速也何注在已何怨天離憂悽日以飢寒故願日夜之速也

前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

為賢李注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

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絃歌乎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

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 答龐參軍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

欸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各本作諺湯本云一作談何校

宣和本作云數面成親舊湯本云或況情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湯本云公

一作翁李注楊公楊朱也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

不復為湯本云文李注謂復老

病繼之輒依周禮各本作孔湯本云一作

禮何校宣和本作禮今之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湯本云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蚪湯本

云一作斟澍按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

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何校宣和

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湯注曹子建詩

來會在何年

###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吳注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回復遂

無窮發歲始湯本云一作若汲古俛仰何注莊子

間也星紀奄將中明兩萃時物湯本此從南窗罕

吳本何校宣和本吳注易明北林榮且豐神淵寫

時雨晨色奏景風李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

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既來孰不去人理固不

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吳注玉篇冲虛也莊

若萬物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窟隆即事如已湯本

之宗高何必升華嵩何注此用呼子先上華陰

作已連雨獨飲湯本云一作連

作陶是言今名陶有  
松喬知古世有松喬  
者安得身以釋名  
二百素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

聞焦何毛諸本作問亦通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

不得間也張自烈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

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汲古閣本作任

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

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李注趙泉

書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

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

移居 李注有  
二首字



昔欲居南村

李注即栗里也何注眉山楊恪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本居山南之上

京後遇火徙此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何注

數音朔言相見之頻也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傲廬何必

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輩抗

言談在昔謝按商頌自古在昔奇文共何校宣和欣

賞湯注奇文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靖節移居詩昔欲居南村云云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蔣薰曰

讀疑義相析知淵明非不求解但不求甚解以穿鑿耳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李注勝音升任也湯注言此樂不可

勝無為舍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何焯曰將不勝正言勝絕惟此也謝按將乃

晉人發語則勝衣食當須紀湯本云力耕不吾欺

讀如字為是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何校宣和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

素願易足惟衣食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異矣

黃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

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元虛歟

和劉柴桑李注遺民嘗作柴桑令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

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

曰遺民又宋書周續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

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李注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

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往還于廬阜間何注西廬指上京之舊居荒塗無歸人時

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李注爾雅田三歲曰畬靖

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稔矣今秋穫後復應畬也谷風轉淒薄李注爾雅

謂之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李注趙泉

山曰谷風四句雖出于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于

處窮矣以弱女偷酒之醜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

挾纊曲盡貧女嗜酒之常態吳注王棠曰柴桑有

女無男潛心白業酒亦不欲想必以無男為憾故

公以達者之言解之澍按趙以弱栖栖世中事歲

女為比王則賦也說並通兩存之月共相疎何焯曰共相疎我耕織稱其用過此奚

棄世世亦棄我也

物乎然則做廬何必廣衣食當須紀耕織稱其用可也

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騷如何注百年後身與名且不得存况外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

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

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

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焦本作空云庭多落

葉慨然知己秋知己一作知新葵鬱北牖嘉稔養焦本作

弱良日發遠遊

吳注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學寡人用則與天為徒矣天之四運周舉

相忘于天也落葉知秋始知時序正善寫忘字秋葵嘉穉皆秋景一結見及時行樂也

黃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時而慨否則

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

託

和郭主簿

李本有二首字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黃文煥曰有林在前則清陰常貯堂中矣

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弄書琴

各本作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此从湯本焦注蘇武傳臥起操持

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

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何注劉履曰此

詩直寫已懷但據見存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迹其意遠矣何焯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皆遷詞自晦耳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

何校宣和本作華華涼秋節

露凝無

游氛天高肅

各本作風何校宣和本汲古閣本綠君亭本作肅今從之

景澈陵

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

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謝按銜觴四句蓋謂千載幽人無不抱此

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堅以今準古亦猶是也自檢平素有懷莫展厭厭寡緒其誰知之乎

於王撫軍坐送客

李注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和二年辛酉秋作也

書王宏字元休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今黃州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

口今潯陽之湓浦三人于此賦詩敘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餞行故文選載瞻卽席集

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謝按文選有謝官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

還東一首李善注沈約宋書曰王宏為豫章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

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

作無首章紀坐間四人事不知李注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

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湯本作思縣云一作

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一作非良讌離筵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懸車一作崖湯本作車注云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斂餘

暉逝湯本作遊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

遠湯本云一作往情隨萬化移

與殷晉安別并序景仁名鐵○湯本無景仁名鐵四字謝按南史劉湛傳劉

敬文之父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千祿此景仁名鐵之證也詳

年譜攷異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

太尉參軍湯注太尉劉裕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何校宣和本作少長各本作久長李注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

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一遇盡殷勤信

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

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

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

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湯本云一作才華不

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馬承

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韻送張中詩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

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異趣難一

也。

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為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

晉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

吳菘曰。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為非。江湖

多賤貧。亦不以已之處為是。各行其志。真所謂

肆志無汙隆也。

贈羊長史

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

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

李注。關中作此與之。

劉履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

石遺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錢大昕曰。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

使秦川詩當作于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  
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史  
稱宋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云左軍小異  
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  
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朱鎮雍州  
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  
信爲可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各本作外

作上賴古人書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

不能得甚失語法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

洛陽西晉之故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長安乃秦漢所都甫已一

負痾不獲俱李注謂宋公裕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會病不果行也路若經高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結

與角精爽今何如湯注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于

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

綺角遊耳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

遠矣深哉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

谷透迤奕奕紫芝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分不如貧賤之

駟馬無貫患澗按貫貨也無貫患言其患不可

志肆駟馬無貫患

大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何注清謠指人乖各

意作乖焦本何

本作乘非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  
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尙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奭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之隱也。

聞人俠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即受禪。陶公此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易盡，意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

何注：時義熙十四年冬，謝按張常侍當即本傳所稱鄉親。

張野，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以義熙十四年卒，題不應云和。詳味詩意，亦似哀輓之辭，或和當作悲。又野族子張詮亦徵常侍，或詮有輓野之作，而公和之耶。

市朝懷舊人

何注：古北門行，市朝驥感悲泉。湯注：見前，驟驥言朝易人，千載墓平。

白駒之過隙，明且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

潤白髮一已繁，澗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番黃髮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反其語。故以秦穆之談為澗，言老無能為也。

起寒雲沒西山，冽冽各本作厲厲，焦本作同。氣遂嚴。

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酌。

至李注：酌一宿酒也。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頓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于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以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言風雲氣候之厲，人物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通顛頓，莫可如何之勢，而

撫已履運有不勝其憤激者

###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

李注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

清朝起南

各本作南吳從張自烈本作威非

颺不駛亦不遲飄飄

吹我衣重雲蔽白日聞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

燧榮紫葵於今甚可愛當奈行復衰

各本作奈何當復衰湯本

云一作當奈行復衰今從之焦本云一作當樂行復衰非

感物願及時每憾靡

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

温汝能注晉書郗超傳雖如賒遲語

亦濟

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

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

吳本作平生非門前執手時

何意爾先傾在數

湯本作數一作數

竟未免為山不及成

慈母沈哀疚二允纔數齡雙位

湯本作泣云一作位委空館

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

湯本作云一作依前庭階

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

焦本云一作衿涕盈





靖節先生集注二  
卷三之五 詩賦辭

靖節先生集卷之三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僧思悅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李本十一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

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

澤令

李本無中有乙巳歲三句但在官八十言淵明以乙巳秋為彭澤令

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按李本無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九字而直接下段秦少游嘗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祖侃晉世宰輔云云將思悅與復齊之言併爲一條後人莫辨爲誰語今從何本仍思悅原文而以復齋漫錄另列今故著於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於後且祛來者之惑焉

復齋漫錄曰思悅云云秦少游嘗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會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耕於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且尙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已

會季狸曰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仍其說治平中有虎邱寺僧思悅者獨辨其不然謂豈有宋未受禪恥事二姓哉思悅之言信

而有徵矣。謝枋得曰：五臣注文選，謂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仍其說，獨治平中僧思悅論陶集不然。曾裘父艇齋亦信其說。以余攷之，劉裕平桓元，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辭，義熙元年也。至恭帝元二年禪宋，觀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斯言，則劉氏自義熙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

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王應麟曰：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吳師道曰：予家淵明集十卷，後有陽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思悅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攷。但其所

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選。亦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攷陶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在丁卯。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宋濂曰。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讚于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冥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今淵明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訖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爲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耶。其說蓋起于沈約宋書之誤。而李

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會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郎瑛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末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元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

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元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二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之詩亦紀甲子，其後因全忠篡唐，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二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

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趙紹祖曰：按汲古毛氏所刻摹蘇文忠手書，淵明集近丹徒魯太守子山銓來守寧國，重刻于郡齋，余得一本，其後有治平中思悅跋。其第三卷首云云：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朝詩乘，於淵明詩極推思悅之論爲是。又宋



景濂集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池北偶談引傅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稱以爲前人所未發。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甲子。宋書始爲此說。南史亦同。自注惟晉書刪此語而李善取以注文。選五臣更引伸之。卽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之失。但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未必耳食爲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使淵明集中書甲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開卷可得。而何作

此言。余意集中所書甲子年號。轉相傳寫。必爲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特刪之。未盡耳。自注

淵明未必首首題年號。甲子不過于一年所作之前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使題云某年某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語耶。此數首特記一事。故書甲子于題首。而是歲中所標之年號必在前矣。後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知者。未可便以爲宋書文選注之失也。若後

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不免爲思悅所譏。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注不合。其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

強爲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注。以爲當云  
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鑿空爲說。尤可笑也。  
澗按。晉標年號。宋唯甲子之說。自沈約著於  
宋書。而李延壽南史。李善文選注。相承無異。  
五臣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猶約說也。  
至宋僧思悅始創新論。謂詩中並無標晉年  
號者。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豈容晉末  
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  
子。以取異哉。由是王復齋。曾季狸。吳師道。宋  
景濂。郎仁寶。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隱衷。

與史氏之特筆。幾爲所汨。此所謂以不狂爲  
狂也。按北齊陽休之序錄言。先生集先有兩  
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  
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  
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  
第可尋。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傳  
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則其集必有自  
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  
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日以編  
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乃

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宋元獻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本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錄者目錄也。是先生集必自有錄一卷。而沈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尙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

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休文無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以斥其非。豈有厯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思悅等但據題上所有甲子爲說。不知今集自庚子至丙辰十七年。詩止數首。而壬寅甲辰丙午丁未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無一篇。辛丑遊斜。

川詩轉不在編年之內其非舊次亦可見矣  
余門人趙紹祖謂先生未必首首題年號甲  
子不過于一年所作之前題之而阻風赴假  
等詩蓋偶書甲子於題首後人刪其每歲所  
標之甲子而此數首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  
其說近是若宋景濂謂先生清節不待書甲  
子而後見則似未審所爭書不書者非甲子  
乃晉宋之年號也不書宋號正孤臣惓惓故  
朝託空文以見志者王厚齋謂與箕子稱殷  
祀陳咸用漢臘同意真先生曠代知己異說

紛紛可以息其喙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文選曲阿下有作字各本無

吳仁傑年譜以此詩為庚子年作其說曰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為鎮軍建威參軍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  
以詩題考之先生蓋于此年作鎮軍參軍至乙巳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  
文選此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為建威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未識何據  
鎮軍未詳何人此詩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作本集編次多先後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舊序不復更定云  
謝按是時鎮京口者劉牢之也此詩作在庚子前說具年譜  
謝又按仁和孫志祖頤谷所輯文選李注補正云題注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補正曰趙云按本集此題上著始作二字則在為建威參軍之前矣未篇從都還詩題著庚子歲三

字則此為隆安三年己亥矣。鎮軍雖莫考為何人。然此年劉裕才參劉牢之軍事。至元興三年始行鎮軍將軍將軍事。題注非也。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如。吳師道曰。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為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置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詩。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時來苟冥。文選會宛。鸞憩通衢之意。正與之合。各本作婉。變此從文選。作宛。鸞李善注。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于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投

策命晨裝。文選暫與園田。疎眇孤舟。逝絲絲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各本作陟。千里餘。目倦川

文選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作脩。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李善注。言魚鳥感得其。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李善注。班固幽通賦。終

所廬。湯注。班賦求幽貞之所廬。吳注。張伯起曰。真元默也。此理久在胷衿。誰謂形迹能拘之哉。憑化遷。所謂與時推移。即赴鎮軍參軍。然終當返故廬耳。言出非所樂也。何孟春曰。靖節初以家貧親老。不得已而仕。故其言如此。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

朝軒冕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淵明

望雲慙高鳥四句。似此胷襟。豈為外榮所點染

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

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李本有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待溫顏各本作顏

本作再喜見友于李注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

親表今之否隔友于同憂以鼓棹路崎曲指景限

西隅何注潘安仁賦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

風負我心府君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漢衡方碑感鄴人之凱風悼

蓼莪之勤劬又漢明帝賜東平王詔曰今送光烈

皇后衣巾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趙

岐孟子注凱風言母心不悅也是親之過小也此

皆用齊魯韓三家古義無不安戢柩守窮湖李注

其室之說先生詩亦三家義也

制切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

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

期李注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

風浪崩浪聒天響李注聒喧語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

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

有幾縱心復何疑李注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

李本有

各本作顏

以兄弟為友于

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

凱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李注

煥本下流一百一十里作五十里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李注是時淵明年三十

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謝詩書按先生始作參軍非乙未歲說具年譜攷異。

敦宿好林園無世情。此各本從文選俗情。如何舍此去遙

遙至西荆。李善注西荆州也。時京都非在東。叩棟新

秋月。文選作親月船。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

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李善注說文通懷役

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李善

注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武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

商秋聲也。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

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李本有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

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

餘善。焦毛諸本云一作鳥弄新節冷風送餘善善

必中央師為洽風高秀注洽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夫決也必于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又

蕭子道遙遊列子御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

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何焯曰自詭通識而至喪節乃吾所羞也。正言若反黃文煥曰躬耕之內節義身名皆可以自全。縱不能為顏子亦不失為丈人此其所保也。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

焦本作患。各本作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

遠風。良苗亦懷新。李注東坡曰平疇二句非古之

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何注道山清話子瞻一

日在學士院閒坐命左右取紙書平疇二句大小

楷行草凡七八紙連歎息稱好散于左右給事張

表臣曰東坡云云僕居田中稼穡是力夏秋之交

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

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雖未

量歲功。卽事多所欣。何注劉履曰先生既能忘其

此何憂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

貧之有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何注劉履曰

之中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爲豐積者此靖節自

辛丑歲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

及賦此詩以懷古命題意有在矣觀其日入而歸

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氣象悠然殆

非言語可得而形容也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隴畝也。不得不

聊爲之。胷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

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爲

隴畝民。卽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



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為不事伯朝之本趣。

吳瞻泰曰：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論。前首荷篠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懷者也。古來唯孔顏安貧樂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則不如實踐隴畝之能保其真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長

閑。李注：閑必結切。開在按章淵稿簡贅筆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晝長閑。閉音鼈。此作閑字。

異義。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湯本云：雪傾耳無希。

閑字筆勢與非閑字  
分者不知此字也

聲在。目皓已潔。李本云：潔或作結。經大經曰：此十

者莫能加也。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字中，了

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謬。焦本云：宋本作謬。一作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由。李注：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宏為平津侯。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

外。茲契誰能別。

莫江詩話曰：是年十一月，桓元稱帝，著眼年月。

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澗按：宋書

曰：錢谿江岸最狹，胡三省通鑑注：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宋書：陳慶

軍至錢谿軍于梅根蓋今之梅根港也以有  
置錢監故謂之錢谿是時建威將軍劉敬宣  
說詳  
年譜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何注好如今晨夕看山

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颺矯雲翮眷彼品

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湯本云一作余亦何為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園日夢想安得

久離析湯本云一作拆終懷在壑從何校宣和本作壑舟

諒哉宜湯本云一作負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  
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綠君亭本云一作上荆李法南康志

何注或曰上京即栗里原公前有移家詩居不一

處也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

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

淵明醉卧其上名淵明醉石按廬山記淵明所居

栗里兩山間有大石可坐十數人淵明嘗醉眠其

上名曰醉石上京栗里蓋近在一處也澗按名勝

志南康城西七里有玉京山亦名上京六湯本云

有淵明故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即此六一作十

載去還歸李注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

復去故曰六載去還歸也此詩作于乙巳始還舊  
居故曰今日始復來斗南泉山均考之未審說具  
年譜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  
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湯本云追常恐大  
化盡氣力不及衰陳祚明日人所慮者衰孰撥湯  
云一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查慎行曰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  
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屐沾溼據此則上京乃坡  
名也王漁洋北歸志云往開先寺出建昌門數  
里過玉京山陶詩所云疇昔家上京卽此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湯本云林

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將圓李注亭亭高也果菜湯本云一作藥始復生驚鳥尙

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何校

本作介焦本云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

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何焯曰形骸猶

以遺字都盡而孤介一念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

田何注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各本作西

焦本何校宣  
和本作我園

李注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  
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

已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

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聲。焦本云宋本

作歸響叢焦本云一作燕非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異。各本

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湯本

作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

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何注西田即

人生歸有道。何注歸趣也衣食固其端。何注事孰是都

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焦本云一作禾非還山中饒霜露風氣

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湯本

作疲庶無異患。千。澍按四體二語即龐德公率妻

危我獨貽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襟。焦本云一作

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何焯曰本非沮溺之徒而

乃若與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李注觀此詩知元亮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

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何注劉履曰此與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譚元春曰每讀陶公真實本分語覺不事生產人反是俗根未脫故作清高

沈德潛曰移居詩云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

此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曰貧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先生異於晉人在此

黃江詩話曰是年六月宋武受黃鉞當于言外會其微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隰李注隰蘇困切田舍獲

貧居依稼穡湯本云一事耕稼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湯注楊暉書田家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

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湯本云亦作俟鳴雞揚楫越平湖

汎隨清壑迴鬱鬱湯本云一作鱗鱗荒山裏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吳注王棠曰靜夜風聲更清有林鳥

喜晨開日余作此來三四星火積何注漢書心為火仲秋火西流

陽氣也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

從君棲李注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

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甲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

拘忌故柝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澗案蔡氏此條論韻甚淺四聲起於沈約

淵明時尙未有古  
人工拙正不在是

鍾伯敬曰陶公山水友朋之樂即從田園耕鑿  
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曠達所以為真曠達  
也

飲酒

并序。李本有二十首字

余閒居寡歡兼比

湯本云一作秋

夜已長偶有名

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東坡曰孔文舉

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陶公云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

之以為歡笑爾

何注劉履曰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每得酒

飲必盡醉賦詩自娛此昌黎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黃江詩話曰此二十首當是晉宋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驟讀之不覺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託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李注黃山谷曰此二句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

少語言盡得此理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何注劉履曰平不事二姓甘分田野故靖節託以自況其旨微矣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

會

焦本云一作趣非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

持何焯曰先世宰輔故以邵平自比平可遊鄴侯

衰榮各適而

不相疑也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

言各本作空立言从汲九十行帶索飢寒沁當年

何注列子榮放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孔子問之行年已九十矣李注詩眼曰近世名

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

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

賤目則為解曰榮放期事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

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

若淵明意謂至于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至于長

老其亂寒艱苦宜何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悲也此

所謂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

虛設何焯曰當年壯年也今都下語猶爾言老彌

戒得則壯盛之厲節可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想所以使百世興起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黃文煥曰惜情以為

酒不肯飲但願願一作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

一生一作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綠君亭本云一

鼎一作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何注劉履曰大道久

性保真而徒戀世榮一生能幾乃不速悟何所成

其名乎黃江詩話曰此首是何等見地魏晉六朝

人視易代如逆旅而務弋世俗之浮名不知類

耳欲成者全節以合道也言之無迹所以超也

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焦本作厲響思清

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李注趙泉山曰此詩譏

麗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選見作望東坡曰采菊之次偶然見山

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

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泯滅于煙

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

詩改此二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胡仔茗溪漁隱

叢話雞肋集曰詩以一字論工拙記在廣陵日見

東坡云陶公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俗本作望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

于山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見南山者本自采菊

無意望山適舉首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

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李注王荆公曰淵明詩

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

以來無此句敬齋云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

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

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

如是則撞破烟樓手段豈能有得耶蔡寬夫曰俗

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

字之誤害理如此復齋漫錄曰東坡以元亮悠然

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為望子觀樂天效淵明詩曰

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唯

韋蘇州答裴稅詩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真

得淵明詩意吳菘曰見改為望神氣索然固已但

采菊之次偶然見山

今皆作望南山

蓋泯滅于煙

改作波字二

胡仔茗溪漁隱

記在廣陵日見

其意耳采菊東籬

又望山意盡

本自采菊

趣閒而累遠

淵明詩

由詩人

初未之知後人

尤不自知也

蔡寬夫曰俗

本多以見為望字

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

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復齋漫錄曰東坡以元亮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為望子觀樂天效淵明詩曰

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唯

得淵明詩意吳菘曰見改為望神氣索然固已但

且如其言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

雷同有言妙處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注張九成曰此即淵

明賦畝不忘君之意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

毀三季多此事湯注漢敘傳三季之末也達士

似不爾咄咄俗中愚焦本云宋本作且當從黃綺

湯注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為

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

吳注注洪度曰當時改節乘時者必任意為是非

毀譽自達人觀之無是非也直俗中愚耳故決意

且如其言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

雷同有言妙處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注張九成曰此即淵

明賦畝不忘君之意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

毀三季多此事湯注漢敘傳三季之末也達士

似不爾咄咄俗中愚焦本云宋本作且當從黃綺

湯注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為

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

吳注注洪度曰當時改節乘時者必任意為是非

毀譽自達人觀之無是非也直俗中愚耳故決意

且如其言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



從黃綺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李善注。文字集畧曰。裛。全衣香也。然露全花亦

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李注。裛於汲切。掇都奪切。汎此忘憂物。李善注。與賦汎流英於清。遠我遺。文選作達。世情一觴雖

醴似浮萍之隨波。遠我遺。文選作達。世情一觴雖

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

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

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

語。洗盡古今塵俗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

生。則見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

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

其于黃花直寓意爾。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

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

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奇。一作姿。疑霜殄異類。卓然

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一作提壺挂何

云。一撫寒柯。遠望時復為。澗按。此倒句。言

作撫。寒柯。遠望時復為。澗按。此倒句。言

間何事繼塵羈。吳注。此借孤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湯注。顛衣倒

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

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作舉。世皆尚同願。君汨其

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

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首黃江詩話曰此必當時顯有以先生不仕宋而勤駕者故有不足為高栖云云結語斬然中自不忍言特不可明言耳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何注劉履曰指曲阿而

海郡樹按宋書州郡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立鄉胸利城況其三縣劉牢之討孫恩濟浙江恩懼逃于海後恩浮海奄至京口牢之在山陰率大衆還恩走郁洲今海州之雲臺山卽郁洲乃胸縣地先生參牢之軍道路迴且長事蓋嘗從討恩至東海故追述之也

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

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李注趙

此篇述其為貧而仕黃江詩話曰賦歸而託言風波則不僅為折腰明矣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

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

為好何注此淵明不慕身後名也張季鷹云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李注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

吾不裸葬何必惡李注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

信也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人當解意注

脫其囊以親土其子遂裸葬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

軀者亦終歸于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

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

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知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

辭。李注：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仲理歸大

澤。高風始在。焦本云：一。何注：後漢楊倫，字仲理，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

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何注：長公仲理皆勇退者，公以自決如此。黃江詩話曰：此言義不當復出，却不明言所以不出，結語可思。世俗悠悠非榮，則利岐路之惑多由此也。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

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

若穎。湯注：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炳獨何何焯曰：張睢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

大義，則醒者何必愈于醉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悠悠湯本云一作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湯本云一作固

青竹七集卷三

豆

多味李注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畧矣石林詩話曰晉人多喜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于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李注灌木叢木也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

逼焦本云宋本作從過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

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湯本

自無成竟抱固窮各本作固窮湯本作窮苦節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

鳴何焯曰謂不見治平也陳祚明曰孟公不在茲望雞鳴是何旨甯戚所歎漫漫也

終以翳吾情李注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何注方言翳夢也郭璞謂

也蔽夢也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

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

良弓湯注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

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于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

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黃江詩話曰非經喪亂君子之守不見寓意甚深覺悟念還傅亮謝晦輩

也不知也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

惑李注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殺從游學觴來為之盡是諮

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

嘗失顯默何注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以伐齊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

哉湯注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何焯曰有時不肯言者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雜所以待王顏輩也澍按載醪不

却聊混迹于子雲伐國不對實希風于柳下蓋子

雲劉秦美新正由未識不對伐國之義必如柳下

方為仁者之用心方為不失顯默耳此先生志節

矜然即寓于和光同塵之內所以為道合中庸也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本湯

云一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取遂盡介然分

拂衣焦本云一作終死歸田里顧炎武曰二句用非宋本作拂衣方望辭隗囂書雖

懷介然之節欲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吳注國

潔去就之分一紀韋昭曰一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湯注彭

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

祭酒是而義熙十二年庚子參鎮軍事乙巳參建威軍

為彭澤令而歸距癸巳年正當一紀此詩正此時

作舊注非也前詩行行向不惑亦是謂四十時耳

世路廓悠悠楊朱焦本云一所以止李注淮南說

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雖無揮金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雖無揮金

事李注文選張協詠二濁酒聊可恃聞人俛曰揮

正與飲酒歸田相關陳濁酒聊可恃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李注彌縫

使其淳黃文煥曰彌縫二字道盡孔鳳鳥雖不至

禮樂暫得新。洙泗較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湯注諸

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如何絕世下

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

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湯注不見

自託于沮溺而歎。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何注

世無孔子徒也。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

人。李注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

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

醒時語。此最名言。何注劉履曰西山真氏謂淵明

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況能

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于人遠矣哉。

羅願曰。魏晉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

緊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耶。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

李光地曰。元亮詩有杜韓不到處。其語氣似未

說明。義蘊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

見超出尋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

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

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殷勤

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為事。終日

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接

飲酒上說。其接酒說者。彼何等時。元亮尚敢講

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二句。又謙謂吾之行事  
謬誤。于詩書禮樂者。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  
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  
者。可以觀矣。

何焯曰。安溪先生云。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  
蓋有託而逃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  
而徒麴蘖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謂感  
激而未能平其心。則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  
謂其無得於聖人。而以酒自樂。則其視陶公已  
淺矣。觀飲酒詩第十六章。第二十章。恐公之希

聖不在韓公下也。此與阮籍輩奈何同日而語。  
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其寓言固自有由。當  
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乃宰輔子孫。無  
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德名自  
樹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  
靈運亦以元勳之裔。縱其才氣。殺身於無名。則  
公之所處。合於聖人之道。超然尙矣。

沈德潛曰。爲事誠殷勤五字。道盡漢儒訓詁。末  
段忽然接入飲酒。此正是古人神化處。晉人詩。  
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揚。而先生專

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先生也。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權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浹。李注。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清顏止宿容。湯本云。奚止千萬祀。李注。胡仔曰。坐止高蔭下。一作客。奚止千萬祀。句。余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

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于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此詩。正言若此。四者止之久矣。所未止者。何注。淵明慙。敘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謂淵明用此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乎。

述酒

造杜康潤色之。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蓋本如此。誤黃庭堅曰。述酒一篇。蓋闕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帝。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



陵哀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昔蘇子讀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又曰：儀狄杜康，乃自注，故為疑詞耳。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

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

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午之氣

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又補注：晉元

帝卽位，詔曰：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吳師道曰：以

離為黎，則是陶公故說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

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鳴

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此謂南渡之初，一時

諸賢猶盛也。礫小石，脩渚長江，指江左。晶顯也。此

承首句，雜照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微已甚。至南

嶽無餘雲，則氣數全盡矣。澗按：鳴鳥聲相聞，句蓋

用楚辭：恐鵙鵙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月

令仲夏之月，鵙始鳴，鳴則眾芳皆歇，易通卦驗：豫

博勞常以夏至應陰而鳴，吳引鳴鳥不聞，似非豫

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湯注：義熙元年，裕以匡復功封豫章郡公。重華謂

恭帝禪宋也。裕既建國，晉帝以天下讓，而猶不免

于弒。此所以流淚抱歎。夜耿耿而達曙也。又按：義

熙十二年丙辰，裕始收封宋公。後以宋公受禪，故

詩言其舊封而無所嫌也。吳師道曰：湯注重華謂

恭帝禪宋也。愚謂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

疑故云爾。裕實篡弒。神州獻嘉粟，西靈何校宣。和

陶公豈肯以禪日之。神州獻嘉粟，西靈何校宣。和

為我駟。湯注：義熙十四年，鞏縣人獻嘉禾，裕以獻

帝。帝以歸于裕。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

有四靈效徵之語。二句言諸梁董師旅，芋各本作

裕假符瑞以奸大位也。諸梁董師旅，芋各本作

黃山谷云：羊勝當是芋勝。喪其身。湯注：沈諸梁葉

勝芋勝白公也。今從之。勝喪其身。公也。殺白公勝

此言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羊當作芋而梁孝

黃文煥曰：白公欲篡弒，賴葉公誅之。山陽歸下國。

楚卒以存今之為葉公者何人乎。

以牧為君樂至君退當  
云以牧為善而不整步  
樂為君也

成名猶不勤

湯注魏降漢獻為山陽公而卒弒之

終者有靈若厲之號此正指零陵先廢而後弒也

曰猶不勤哀怨之詞也黃文煥曰魏降獻帝為山

陽公閱十餘年善終而零陵乃以次年掩弒裕之

視不倍忍矣謝按山陽即謂零陵山陽已歸下國

矣而猶不免於弒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

極憤裕之忍也

侯師事卜子夏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安樂公劉

禪也丕既篡漢則安樂不得為君矣黃文煥曰此

用莊子牧乎君乎之語為天子而不自保其身即

求為人牧亦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牧為安樂

而不願平王蒼本舊作生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

為君也

陵湯本云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一作陽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京也峽中未詳雙陵當是言安恭二帝陵三趾似

謂鼎移于人四句難盡通吳注程元愈曰班固幽

通賦云黎淳耀于高辛今芊疆大于南紀羸取威

于百儀今姜本枝于三趾李善注姜齊姓趾禮也

齊伯夷之後伯夷嘗典三禮竊意雙陵即二陵以

姜對羸謂齊秦與于平王東遷之後猶知尊王而

東晉竟為裕所滅不復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能為東也語意隱而憤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

湯注王子晉好吹笙此託言晉也朱公者陶也

意古別有朱公脩練之事此特托言陶耳晉運既

去其陶閒居以避世明言其志也河汾亦晉地吳

師道日月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

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夏徂秋亦寓意云峨峨西

嶺湯本云一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

等倫

湯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逝此但言其藏之固而壽夭置不必論無可柰

何之辭也夫淵明之歸田本以避易代之事而未嘗正言之至此則主弒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平辭之庾也嗚呼悲夫

青龍七集卷三

欲製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入極後天而終原雖  
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弑國亡而未言游  
仙修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  
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于天地之  
間者何足道哉陶公曾次冲澹和平而忠憤激烈  
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  
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樂天也吾于陶公亦云

李注黃山谷曰此篇有其辭而亡其義似是讀  
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曰余反覆之  
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  
舊京之語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  
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

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趙泉  
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  
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  
行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  
考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  
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  
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不可指摘今於  
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  
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  
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

有在矣。類之風雅無媿，諫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注：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澍按：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澗發其端，而詞意未悉。至以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以下生善斯牧爲魏文侯事，卜子夏皆牽附無義。不如黃文煥注爲善，至平王去舊京以下，則注家無一得其意者。蓋自篇首重離照南陸，至重華固靈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素礫晶脩渚，卽子美所謂渚清沙白，以喻偏安江左氣象蕭颯也。至零陵而王氣

遂盡。

南嶽無餘雲，謂零陵也。零陵在衡湘間，故以南嶽爲言。

篡弒以成敘。

述明顯，流淚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神州嘉粟西靈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國獻禾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今不可見矣。次則芊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功，國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急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焉。至以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

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篡弒已成也。薰獯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周本紀作薰育，葷薰獯並通。峽蓋邠，成王定鼎于邠，今洛陽。峽邠通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雙陵。蓋亦以峻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宣景文三王不數，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三趾乃曹魏受禪之祥。左太冲魏都賦：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注：延康元年，三趾烏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令亦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

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也。朱公練丸齒閒居，遺世紛，乃遭亂世而思遐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為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卽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責子

湯注：舒儼，宣侯，雍份，端侯，通侯，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或侯作僕，僕作

俗。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

筆。阿舒已二八，

湯本云一作十六

懶惰。

湯本云一作放

故無匹。阿

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

湯本云一作六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日

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耳。又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于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知也。俗人便謂譏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馬大年曰。五柳與子儼等疏曰。汝等雖不同生。

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雍端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醒軒云。安知

雍端非雙生。

澍按顏誅先生居無僕妾。則醒軒說誠是。

何焯曰。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責子所爲作也。又曰。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歎於天運如此也。又曰。國亡主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張廷玉曰。杜子美遣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

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獨山谷云觀  
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余謂淵  
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壒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  
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故遂作貶詞耳况雍  
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尚淺可遽以  
不肖斷之耶如世俗所論則古人必皆作譽兒  
癖而後可也

有會而作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  
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湯本云一作日  
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  
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

肥怒如亞九飯吳注詩怒如調飢說苑子思居衛

九飯之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湯本

亞也悲常善粥者心深念從何校宣和本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從何校宣和

作志固窮夙所歸何焯曰攸亦所也變文作對言

當以固窮飯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李注趙泉山

艱食之。驚尤為酸楚。老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李注。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

花。

湯本云。一作葩。

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

湯本云。一作知。

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以為與述酒篇同意。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感惜為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妨忌。故曰無妨也。梅柳夾門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夾門植。謂參

錯朝宁。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乎爾。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一鬷命張偉。酖帝。偉自飲之而卒。又令兵進藥而害之。言酒中之陰計何多。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者眾也。章山有奇歌。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為桓公會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勲在社稷。未能



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效采薇之意也。澍按吳說迂晦。恐未必然。姑識于此以俟知者。

靖節先生集卷之四

安化陶 澗集注

詩五言

擬古

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

古雜詩名其篇云李本有九首字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

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相。一作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魚本云一作時沒身還朽

非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

何有。吳注劉履曰君謂晉君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

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  
故作此詩以寄意歟何注此詩解者謂蘭柳易衰  
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不  
圖一別既久且遠中道迷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  
不可為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  
禾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離隔竟何  
所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國者發  
也而劉履以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  
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謝按詩託蘭柳起興  
君即指蘭柳初別之時本不謂久因嘉友留連致  
乖始願虛棄景物有負前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  
責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  
氣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  
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變計久出知歸  
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為招隱欲其謝外誘而堅肥遯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

各本作志汲古閣本無終問云一作至今

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間有田子泰

各本作春從湯本作泰湯

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李注董卓遷帝于長  
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問疇奇  
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  
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  
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于我疇答云  
云瓚壯之疇得北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  
歸遂入徐無山中  
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  
魏志疇北歸百  
姓歸者五百餘  
家疇為約東興舉不學狂  
焦本云一  
作驅非  
馳子直在百  
年中

何孟春曰疇之兩不受爵命

三國志田疇傳疇後赴曹操辟討烏

桓論功封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為虞報

讐卒不能踐而為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

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說見吳師道禮部詩話春謂

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于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間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筋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

澤爲瑯琊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本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吳師道曰此篇託言不肯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焦木作轉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澍接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孰愈被服常不新序東方有士曰爰旌目

完三旬九遇食。湯注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湯注

云一作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

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

我彈。上弦驚別鶴。下絃操孤鸞。何注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

孤鸞並琴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

游意畧同只別鶴孤鸞聊寓本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己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

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

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

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藹一不合意。永

爲世笑嗤。各本作之。从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湯注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爲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

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

方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何注劉履

作于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

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爲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之讖

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

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爲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爲憫悼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皆送至易水之上。湯注。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不見相知人。惟見焦本云一

作純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湯注。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子卒。而

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

淵明所以罷遠遊也。何注。此晉亡以後憤世之辭。首陽易水。以寓夷齊恥食周粟。荆軻爲燕報讐之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權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業成志樹。而

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用鬼谷先生書意。逸民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枝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弒晉主于東堂，立瑯琊王德文，是為恭帝，己未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通禪，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為裕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 李本有十  
二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流，落成非。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何焯曰：金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為一

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遠為一篇

白日淪西阿。  
從何校宣和本作阿各本作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

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  
何焯

日安溪先生以為非豪傑之士不能為此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懷，終曉不能靜。  
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曰安溪

先生云二章悲事業之不就也。五章歎學行之無成也。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

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  
何注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今呼

作遽謂未遽盡也。王融三日月還復周。  
各本作有環周焦本

云宋本作還復周一作有環周非今从之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湯注此篇亦感與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

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澗按燥乾也與孔文舉樽中酒不空意同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

抱百年歸焦本云一作歸非邱壘用此空名道何注謝靈運弔廬陵

王詩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意同何焯曰世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

死不悟吾知空名為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真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

翥在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業曰無

樂自欣豫寫出少壯曾襟值歡無復娛寫出老人心境每每多憂慮氣力漸

衰損轉覺日不如何注去聲整舟無須與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

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問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歎

澗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

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荒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

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湯本云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昔聞長者湯本云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李注男子自二十九則為盛年一毫

無復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持各本

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

陌弱質與運積元髮早已白李注靖節白素標插人

頭前途漸就客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

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

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何注大猶麤也澍按左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

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已見贈右軍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

方何焯曰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焦本云一

為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

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

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進道者末句且為陶一觴

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入質高

留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澍按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見公之不怨不尤學問呂謂末語欠商量非也



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

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楚辭

所謂關梁閉而不通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者身在役而心在家也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

崖何注書車服以庸車曰軒服上衣下裳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焦本云二作泛舟擬董司悲風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

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

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

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澗按遙遙從羈役至此三章皆羈旅

行役之感也

嫋嫋松標崖湯本云一作雀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

柯何可倚湯本云一作柯條何洋養色含精氣粲

然有心理李抄湯語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

本皆題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从諸本

###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喻貧士也曖曖空

作中滅何時見餘暉李善注王逸楚辭朝霞開宿

霧衆鳥相與飛李善注喻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

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履曰朝霞開霧喻朝

林未夕來歸則又自況其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

審時出處與眾異趣也

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舉世皆依乘風雲而

已獨無攀援飛翻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當世

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焯曰孤雲自比其

高潔下六篇皆言聖賢惟能固窮所以輝耀千載

迴立于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擁焦本云一褐曝前軒初學記作南

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竈不見煙

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閒居非陳

阨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

作云在昔余多師此又云賴古多此賢淵明真所

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何焯曰此慮難不失其常

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道之非況

止于飢乏何為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李注納決履湯本

履清歌暢商焦本云宋本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

相尋弊襟初學記不掩肘藜羹常乏初學記作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

青竹七書卷四

十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劉向列女傳云云好爵吾不

榮焦本吳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焦本

作蔽覆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

乃非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死曾子哭之畢

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于此而

諡爲康乎其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

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

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

仁求義得義諡之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

曰康不亦宜乎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何

曰此死生不改其操也貧賤不以道得袁安門李注漢

者不去公誠造次顛沛必于是者矣積雪邈然不可干書洛陽

校宣和本作門大雪文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

見安偃卧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

賢之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

菖足朝餐何焯曰菖疑作稻後漢獻紀尚書郎豈

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何焯曰苟求富樂則身敗

戚戚于貧賤但恐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焦本云

修名之不立也非顏何注韓非子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出見

戰勝故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今見先王之義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

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李注張仲蔚善屬文

虛蓬蒿没人閉門養性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青帝七書卷四

首在當理乃乃另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湯注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

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何焯曰自言事在窮通也。南陽太守黃子

者俟後人論之。昔在

湯本云黃子廉南陽太守黃子

廉之後也。王應麟困學紀聞風俗通云。潁川黃子

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黃潛曰。陶靖節詩昔在黃

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

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

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

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

歎歎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吳騫曰。黃文獻

潛筆記漢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云

云未審見于何書。攷黃香及子瓊瓊孫瓌並著于

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

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附會杜撰。彈

不可盡信。文獻豈亦据其家譜牒而云然耶。

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

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何焯曰此篇言終不為妻子所累貶節復出也

詠二疎湯注二疎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厚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有并序二字。湯本焦本俱無毛晉綠君亭本云疑後人增入依宋本刪何本故大書為分注而刪題下并序二字今从之三良篇倣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湯注蔡澤云四時借問之序成功者去

衰湯本云一作商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

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

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

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

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

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或勸廣

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于金廣以清

言曉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

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

微。忠湯本云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

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湯本云一作顧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湯本云一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

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泣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

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也。以陳尊已魏顛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  
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  
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  
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  
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  
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  
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澍按。古人詠史。皆是詠懷。  
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  
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此慨魏文  
之涼薄。而欲效秦公子。上書願葬驪山之足者  
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禕  
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疎明進退之

節。荆軻寓報讐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  
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  
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  
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  
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  
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  
也。至李德裕則謂為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  
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  
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為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

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

湯本云一作之。

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湯注淮南子高

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何注樂書蕭筑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

蕭哀風逝。

湯本云一作起。

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湯注魯勾踐問荆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講

于刺劍之術也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注

劉履曰此靖節憤宋武弒奪之變欲為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

蔣薰曰摹寫荆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

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疎三良荆軻詩淵明

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疎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

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况

事易代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弒有

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

荆軻者乎又無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

之淚也

讀山海經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吳

越春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為注并圖讚李注按讀

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扶疏。湯注：扶疎本太元。

吳師道曰：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楊雄前。何注：楊雄傳枝條扶疎。師古曰：分布也。又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疏。宋玉笛賦：敷紛茂盛。扶疏四布。王褒洞簫賦：標敷紛以扶疏。枚乘七發：根扶疏。

以分離則此。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且選作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李善注：漢書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各本。作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

李注：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之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民發古塚所獲書也。

不樂復何如。何注：劉履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

寫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爲樂可知矣。葉夢得曰：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性情。但能輪寫。曾中所欲言。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元亮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至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公宗尚六經。絕口仙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外事。蓋託意寓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

三臺凌霞秀。王母怡積。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邱。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

青帝七真卷四

七

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于瑤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云云。何焯曰：王母自謠耳。豈為周王亦自道一譚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

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何校：宣和本作洛洛。清淫流。吳瞻泰本同。

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湯注：槐江之山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即阮南

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魄魄爰有淫瀄流。其清洛洛穆天子傳銘跡于元圃之上。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

清瑤出處。以為竹水彫刻之工。比諸退之所謂

紅皺黃圓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李注音密。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

重我軒皇。一作黃。湯注：崑山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

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湯本云：一作甚。可憐。朝為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

湯本云：一作願。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

之。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鳥。今去臆疾而不得黃文。煥曰：因經言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故發此

索酒之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澗按：蕪當作無。東山經：無臯之山。東望樽木。

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

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大荒之中有山

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何注山海經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

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

母心湯注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為珠

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

渠央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無之知言

文多缺失也對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

與何孟春日東坡云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

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

身後湯注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遠之于禺谷渴

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

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何注禹谷

郭璞注云禹淵也今作虞淵何焯曰妙在縱其

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迹二句言其為夸也

至死不悟樹按此蓋笑宋武垂暮舉事急圖禪代

而志欲無厭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蔭而已

乃反言若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

無干戚

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湯本云一作何復悔徒

設湯本云一作湯在昔心良辰。詎可待湯注精衛炎帝之

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

理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

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會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

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

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因閱讀山海經詩

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

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

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

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

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

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

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

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

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

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會紘書周必大曰汀州

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會紘說以刑天

無千歲為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

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

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會紘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蘇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日此疑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爲流涕。

謝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會端伯。洪容齋朱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爲不然。近世

猶有伸周紕會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  
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即依康節書作形天既云  
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  
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  
欽馭竅竅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  
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犬常在耳以  
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鴉違帝旨竅窬能變祖江遂獨  
死明明上天鑿為惡不可履衣枯固已勳鴉豈  
足恃湯注鐘山神其子曰欽鴉化為大鸚鼓亦化

為鴉鳥見即其邑大旱竅窬音輒龍首居弱水申  
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謝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葆江郭璞注葆江或作祖  
江靖節所讀之本當即郭氏之或本也張平子思  
元賦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  
此篇為宋武弒逆作也陳祚明曰不可如何以筆  
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徵  
之人事既非以天臨之  
鵬鵠湯本云當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  
當時數來止姚寬曰懷王世謂青邱有奇鳥自言  
獨見爾何校宣和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湯  
相山有鳥其狀如鴉其名曰鴉精見則其縣多放  
士注放逐也青邱之山有鳥狀如鴉名曰灌灌佩  
之奇鳥本為迷者而生何但見鴉鴉不見此鳥遂  
終迷不悟乎  
寄慨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其鯨。重華爲之。

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賢。事何注。易桓爲姜者。

避長沙公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黃文煥曰。讀

諡之嫌耳。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哀號。蓋從晉室

旁及論史。當復何及哉。一語。使後人尋繹。知引援故

實以慨世。非侈異聞也。澗按。晉自王敦桓溫以至

劉裕。共鯨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篡弒遂成。此

先生所爲託言荒渺。姑寄物外之

心。而終推本禍原。以致其隱痛也。

挽歌詩。諸本作擬挽歌辭。文選作挽歌詩。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

作鬼錄。魂氣湯本云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

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

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湯本云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湯本云能嘗。殺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

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湯

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

視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湯

云一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

風爲自蕭條。綠君亭本云一作鳥爲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

青石上。三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續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

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公煥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



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

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湯本云一遠招

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惜之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

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高柯濯條榦遠

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何注惜

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意

必晉書潛本傳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

湯注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

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

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

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

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陳正敏曰文選

詩如擬休上人怨別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

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徵君田居

詩種苗在東臯一首今此詩亦收在陶集中皆誤

也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  
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  
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為皆非  
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  
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唐子

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為然淹本無淵明情致徒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也洪邁曰歸園田居末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江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寸六句後重載於擬古九篇中東坡遂亦兩和之皆隨意而成不復細考耳何孟春曰陳善捫蝨新語云東坡和陶詩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詩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陶作者方是逼真今自諸公觀之亦未見其能逼真也淵按文通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惟子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指何篇張相國本今亦未見識以俟考

### 問來使

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

菊薺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

應

容齋隨筆問來使詩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李太白感秋云

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耳王摩詰詩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云為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栽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與諸子句皆是也蔡條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印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耳耶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

湯本云松。湯注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  
一作寒松。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劉斯立云。當  
是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絕。居然可知。或雖  
願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彥周詩話  
曰。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五

安化陶澍集注

賦辭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

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今見藝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爲備。

余嘗以三餘之日。

何注。魏志。董遇曰。讀書當用三餘。冬者歲之餘。

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

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

子之篤素。

焦本云一作素業。

自真風告逝。大僞斯

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

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

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何注

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

逃入藍田山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三閭發已矣之哀何注

屈原離騷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悲夫寓形

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

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

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何注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注大塊自然也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

自歡李注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

一壤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

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

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

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

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魚木云汨

一作恒以長分美惡作以魚本云一作紛其異途原百行之

攸貴莫為善之可娛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為善最樂奉上天之

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

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所譽嗟乎雷同毀異

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

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注張平子東京賦

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後也並古之君號孝經鈞命訣佳已感龍生帝魁

宋衷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祇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

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

季之終蔽李注爰盍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字季為騎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盍請

徒釋之補謁者釋之言便宜愍馮叟於郎署賴魏

守以納計李注馮唐魏尚何注漢馮唐為郎中署長為文帝言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下吏削爵罰太重帝令唐持節赦尚復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雖僅然於

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

說何注韓非子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

不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悼賈傅之

秀明紆遠轡於促界何注漢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死時年三十三劉向稱誼通

遠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悲董相之淵

致屢乘危而幸濟何注漢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易

重馬膠西王尤縱恣仲舒復相膠西王王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

率下數上疏諫爭教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

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

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

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

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李注。色立。切。不滑也。伊古人之慷慨。

病。一本云。一作痛。奇名之不立。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至今。懼修名之不立。廣

結髮以從政。何注。李廣。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

何注。謂衛青。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一作衆。

人之悲泣。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

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失道。青使長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曲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

引刀自剄。百姓聞之。老壯皆為垂泣。商盡規以拯

弊。言始順而患入。何注。王商傳。成帝時。商為左將軍。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後為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食。大中大夫張匡上書罪

狀。商免相。發病。歐血薨。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昊

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

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

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

良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已。此二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已。此二

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天而  
又貧，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泣然流涕，文之感人  
如此。

閑情賦 并序。○何本  
閑作閒非。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從張自烈本作固觸類廣其辭義。何注：賦情始楚宋玉，漢司馬相如而平子伯喈繼之，為定靜之辭。而魏則陳琳阮瑀作止欲賦，王粲作閑邪賦，應瑒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晉張華作

永懷賦此靖節所謂奕世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者也余園間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一作懷又作環皆非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

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

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

易歿，感人生之長勤。何注：楚辭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同一盡

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蹇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

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

盼，含言笑而不分。李注：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曲調將半。

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  
 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  
 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讐李法讐過失也說文愆字  
 俗作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何注楚辭鳳  
 憊恐高辛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注楚辭  
 之先我九遷魂一夕而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  
 逝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  
 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元  
 鬢于積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  
 而為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

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  
 御方經年而覓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  
 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畫而為影常  
 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  
 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  
 晨零願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  
 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  
 徒契契許結切焦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  
 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朝飲鬕青松之



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一作竟寂實

而無見何注楚辭野無人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

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

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

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耦而不還悼當

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恐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

矣注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

失權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盈軒何注淮南子

北風淒淒惘惘不寐何注楚辭夜眾念徘徊起

攝帶以何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

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推意夫人

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

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

不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

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

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

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  
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  
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  
幃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

儲粟

李注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

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

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李注令脫

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

李注衛建威命

使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

謝按家叔

當卽孟府君傳之叔父太常夔也詳見譜攷異

遂見用於小邑李注

當時刺史得自采辟所部縣令而版授之故云 于時風波未靜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

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

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

交病營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

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

李注詳序意其艱窶就仕可知容齋隨筆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

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稻，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稻，五十畝種稗，其自序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稗，粒到口也。悲夫！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李注：程氏妹，從夫姓也。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

李注：韓子蒼曰：傳言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媿役于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何注：容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

皆云：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辭中正喜還家之樂，畧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李

注：淮南子曰：是奚惆悵而獨悲？何注：許彥周曰：此形神俱役者也。奚，惆悵而獨悲。兩句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句出處有餘裕也。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李善注：楚辭曰：回途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也。舟遙遙，一作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微類曰熹亦熙字也熙

光明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逕就荒李善注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竹

名不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何注朱子語類張以道曰眄庭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北郭善注韓詩外傳

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園日涉少成趣同李

善法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

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

以名趨避聲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何注

也七喻反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談助云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何注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於逕荒景翳翳之下其

意可知矣又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在

東園眾草沒奇姿下云連林人歸去來兮請息交

不見獨樹眾乃奇皆以自況也歸去來兮請息交

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賦之情話李善注說文曰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

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

命巾車李善注孔叢子曰孔子歌云中車命駕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孫志祖文選考異尋壑何

書同窮李善注曹攄贈石亦崎嶇而經邱崎嶇不

安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李注始善萬

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李善注尸子老萊子曰人生

性命今胡為乎遑遑各本此下有兮字欲何之富

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李

法阮籍奏記曰臨清流而賦詩王楙曰漫錄云淵

將耕東臯之陽臨清流而賦詩明歸去來辭臨清

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放前人之語其

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若果

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泉涓

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

類不一何獨嵇康之語哉聊乘化以歸盡家語孔

子曰化于陰陽象形而發樂夫天命復奚疑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而已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而巳

李格非曰歸去來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

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

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

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

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

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

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

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  
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  
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兮辭。旣次其韻。又  
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  
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  
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  
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  
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

人我攻中不鞭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  
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  
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宦  
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兔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  
成靖節也。澗按。言爲心聲。觀維此論。所以不恥  
假鬱輪袍進身。而終汙祿山之僞命。

顧亭林屢致  
其譏。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  
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束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  
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  
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

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天壽不貳矣此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澗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有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





靖節先生集注三

卷六之十記傳述贊疏祭文  
五孝傳四首附評陶量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六

安化陶澍集注

記傳述贊

桃花源記

并序李注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鑼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李注漁人姓黃名道真

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

一作華非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

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

然開朗。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一湯本云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

此

李注太守劉歆。按見先生搜神後記。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

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何注劉驥

之字子驥。晉書有傳。聞之。欣然規

焦本云一作親非。

往。湯本云一本有游焉二字。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

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

所憩。桑竹垂餘蔭。款稷隨時藝。春蠶收長

湯本云一作良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

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

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李注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李注。桃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為六百年。洪慶善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燔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于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魏四十五年。而為晉。至孝武寧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盈數。要之六百年。載為近實。而桃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前數年間。任安貧武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改為太康中。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者。正太元時人。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康駢曰。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游山澤。志存遁逸。

趙與時曰。靖節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卽是其處。不知公蓋寓言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

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谿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子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

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

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吳師道詩話曰：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

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寤寐羲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輩之意相發。

晉故征西

李何諸本作西征誤

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

毛晉曰：晉書作鄆，鄂鄆皆江夏縣名。

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

毛晉曰：晉書作司空。

祖父揖，元

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

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何注：袁煥與曹植書，君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

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

李本何本脫名字非。便步歸家，母

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歡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邪？」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



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佐

云一作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

有風。何本云一本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客

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温命取

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

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

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坐歎之。何注

不傳東坡嘗為補亡盛嘲嘉云征西天府重九令

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袷胡為

中觴一笑粲發榷相競秀楡柳獨脫驥驟交驚鴛

蹇先蹶楚狂醉亂傾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

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

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嘉解嘲云吾聞

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

髮箕踞墮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

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

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

而附歌詩序釋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二

篇辭致超卓古今龍山當日之會若有東坡此文

四坐之英真奉使京師除尙書刪定郎不拜孝宗

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  
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  
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  
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  
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  
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

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曠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何注東坡曰晉士多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温平生輕煖浩妄許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

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書作漸近使之然東坡曰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問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澗按魏書司馬氏傳曰陶夔尋陽人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又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當卽此陶夔先生歸去來辭序家叔以余貧苦亦疑謂夔也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惟尚書太常官階爲異

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

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夫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容齋隨筆曰：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

司馬師，昭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王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沈湎，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曠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

與温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無其字。一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

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

若人之儔乎。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言。酣觴

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

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

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淵明本傳潛少  
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  
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  
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指點縣城如掌大  
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毛晉云宋本無此二句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何注景窮居

采薇高歌何注藝文類聚作高歌采薇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

感懦夫事見伯夷列傳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  
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事見殷本紀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  
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事見管晏列傳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  
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事見趙世家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日匪賢俱映日月共殮至言慟由才  
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天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  
賢逢世多疑候詹何本作懷沙云一作候詹非焦尹也今从寫志感鵬獻辭事見屈焦作詹賈列傳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  
災伎焦本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事見韓非傳

魯二儒

易代隨時何注代藝文類聚作大蓋用易迷變則

愚介介藝文類聚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汗我

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藝文類聚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藝文類聚  
同皆為我異藝文類聚而斂轡竭來獨養其志寢

跡窮年誰知斯意

事見張釋之傳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曰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由此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王應麟曰淵明讀史述夷齊箕子云云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而史立傳非也

###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

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

陽珪

三五道邈

何注三皇五帝

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

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

彼結駟甘此灌園何注高士傳陳仲子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為

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甘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

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

高謝人間何注漢書張釋之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岩

召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何注漢郎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鄭叟不合垂釣川

澗交酌林下清言究微何注後漢鄭敬字次都都尉逼為功曹辭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為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于大澤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孟

嘗遊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何注後漢汝南薛包

字孟嘗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英哉

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周陽珪事未詳何注欲以

周颺當之恐非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琴日書顧盼有儔

飲河既足何注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

契孤遊何注藝文類聚隱逸部贊類載美哉周子至末以為周陽珪贊而清尚作清商悠然

作恬然曰琴日書顧盼有儔作日玩琴書顧盼寡儔數字不同

尚長禽慶贊各本無此篇何孟春据藝文類聚採附扇上畫贊注中今特補

載卷後何曰此贊今本無之豈唐初歐陽詢所見本至宋或有缺脫耶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

此篇補錄似及五言詩末



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反豈

知反何注尚長見高士傳後漢書作向長字子平

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何如生耳男女嫁娶既畢救斷家事勿相關遂肆

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

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靖節先生集卷之七

安化陶澍集注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告儼侯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梁元帝金樓

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何注孔叢子孔子四友

云然者特謂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

其同列耳云然者特謂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游走沈約宋書作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茶毒

李注趙泉山曰五十當作三十靖節從乙未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遊於歸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遊宦之有謝安序云少而窮苦乃追述之辭豈謂東西遊走在五十後哉即依宋書無少字非追述遊走不定解作遊宦先生雖賦歸而與王撫軍殷晉安往來酬答亦無妨以東西遊走為言性剛才拙與物也趙說似滯五十不必改三十

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僂辭世使汝等幼而創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既一事矣李注東塾燕談曰孺仲當作孺仲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又列女傳霸

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于霸客去為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

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李注東塾終身隱遯

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為業控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欲使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抱茲苦心良獨內愧金樓子少學琴書偶愛而止

閒齋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  
 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  
 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  
 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宋書作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從宋書作  
 不焦本同諸本作曰非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  
 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  
 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何注靖節曰同父之人然  
 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穎川韓元長金樓子  
 瑞年十三此兩人或異母爾長王應麟曰謂韓融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  
 韶子見後漢韓韶傳

終何注八當作七澗按何蓋据後漢書韓韶傳兄  
 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謂彼處七當作八  
 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雅春王應麟曰謂汜毓  
 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晉時操行金樓子人也七世同  
 財家人無怨色何注晉書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  
 家兒無常父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  
 衣無常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  
 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李公煥曰趙泉山言或疑此疏規規遺訓似過  
 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  
 可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  
 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索隱行怪徒潔身而

亂大倫者異矣。

張自烈曰：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已處。讀之，惟覺真氣盎然。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

特百常情

百一作迫。李注：謝元慈妣，李注：庶母。早世時傳痛百常情，作迫非。

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為善，慶自已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

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駕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

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

宣和本作觴非。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

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

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  
知相見蒿里何注墓地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親以文知敬遠能備  
請節遠葉固窮者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  
窆永寧后土李本何本作右土何云右疑當作吉焦本毛本作后土感平生

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  
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  
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  
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  
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

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李注水聲懸溜暖

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

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

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

從母李注從音縱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澍按

豫章書曰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

一生淵明一生敬遠是敬相及齟齬李注齟與齟

遠之母為先生從母也義同

並罹偏咎李注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斯情實

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葛夏渴  
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

以偏咎為多矣又云  
並罹別仲遠之父與  
請節父同時沒耶

嘗學仕。纏繚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議。從焦本作議。諸本作意。非。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入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及嫠人。李注寡婦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蒼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李注此文乃靖節之絕筆也。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

何注九月。

天寒夜長。風氣蕭

一作涼風。

索。

李注音瑟。

鴻雁于征。草木黃落。

李本何本俱無此二句。

陶子將

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

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

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

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

谷汲。

何注漢書地理志土狹而險。山居谷汲。

行歌負薪。

何注漢書朱買臣獨行歌

道中負薪墓間。

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

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

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

何注：朱子語錄，晉宋間詩多閒。

澹，杜工部等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樂天委分，有常閒，乃禮記身勞而心閒，則為之也。

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

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

已榮，湟豈吾緇，捧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

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

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

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

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

何注：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雕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

愀然曰：若，是其靡也。儉笑王孫，何注：漢書楊王孫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

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後漢張奐遺命，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

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

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

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續息之餘，豈涉

死生之流哉。

張自烈曰：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義當捐

軀，必希苟免，且有續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

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

真能認取故我，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語非

淵明不能道

靖節先生集卷之八

安化陶 澍編輯

五孝傳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此卷傳文積語俱  
不似諸節筆墨  
殆休之誤收他人  
作耳以別出之甚善  
甚善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蒸蒸是以  
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  
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  
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訓一作謂愛敬



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

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贊曰：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潁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

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三年無改。諸本脫三年無改四字。從何校宣和本補。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

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  
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  
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  
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  
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己全  
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  
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

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

清。何注：後漢書。奮位至武都太守。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

分焉。奢各本作奮非，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

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鵠立，事父竭力

以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

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

親。何注：後漢書。香位至魏郡太守。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

也。贊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  
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後漢書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棺一作執骸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

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為難，況童齷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何注：後漢范滂傳，滂事釋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

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竊意此殷陶必是此人。廣五行記載殷仲文事，與此載陶事頗同。然仲文乃靖節近時人，其人靖節豈肯取之？陶事范書失載，蔚宗當時殆未見靖節集，若廣五行記載，或因陶事而誤記為仲文，亦未可知。蓋晉書仲文本傳無記所載事也。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作存。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一名四八目，其書每條末皆載所見原書出處。自北齊陽休之編錄後，至明何文簡孟春始為之注。按靖節此錄雖係偽作，究為北齊以前人所依託，其中甄述兩漢及東西晉書，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史也。如三輔決錄、張璠記、謝承書之類，今全書雖佚，猶散見於羣籍。以南北六朝及唐初諸子書，并李善文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徐氏初學記、歐陽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攷之，大半符合。何注所採，僅依

據正史頗多疎漏。如韋文高爲韋豹之父。錄中所引文高三子。見京兆舊事。攷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浚。京兆舊事凡見御覽十七條。卽文高亦見御覽。文簡謂不知。豈偶未深考耶。又下卷八俊內有趙典。范書黨錮傳云。唯典名見而已。攷典。范書本有專傳。又別見郭泰皇甫規傳。安得云唯以名見。自相矛盾邪。蓋名見者見於八俊也。顧亭林亦不得其解。乃謂有兩趙典。是未嘗考華陽國志及三君八俊錄也。而文簡直以典事僅見黨錮及羣輔錄。是并未全檢范書矣。豈知典事見於

謝承司馬彪書及常璩志。書籍所載。固有不勝錄乎。如此之類。均攷其同異。正其得失。校何注有增。不揣固陋。謹附所見如此。以質之博雅。安化陶澍敘。

靖節先生集卷之九

安化陶澍集註

集聖賢羣輔錄上

原注悉照李本

明由曉升級

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

必育受稅俗

宋均曰受賦稅

及徑役所宜施為也

成博受古諸

宋均曰古諸侯職等也

隕邱

一作受

延禧

宋均曰延長也禧興也主受此祿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

宋均曰出天天所生

也出洛地所生也

金提

一作堤

主化俗

宋均曰為民除災害也

鳥明主建福

宋均曰福

也利民

視默主災惡

宋均曰為民除災惡也

紀通為中職

宋均曰為



田主主。仲起為海陸。宋均曰：主平。地兼統海也。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一本作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伏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

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夾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教也。

命也。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宋均曰：糾，正也。窺

紀受變復。宋均曰：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維絡也。力

墨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收。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

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木正。該，金正。脩，並水正。熙。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

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世不失業，遂濟窮桑。

見左傳蔡墨辭。

羲仲。春。羲叔，夏。和仲，秋。和叔，冬。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

岳諸侯。鄭元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

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

為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為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招陽。羲仲之後為羲伯。樂舞鬻。歌曰：

南陽棄為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義叔之後為義伯

樂舞將陽咎繇為秋伯樂舞蔡俶歌曰零落和仲之後為和

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何垂為冬伯樂舞丹鳳

歌曰齊樂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

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

後闕一人鄭元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

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

而進者也見尙書大傳

謹兜共工鯀三苗

### 右四凶

蒼舒何注水經隕斨注益也檮戴大臨龍各

龍何校宣庭堅何注阜仲容何注杜預叔達左傳注此

和本作龍即垂益禹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何注杜云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

文子辭

禹作司空，棄作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

益作朕虞。汲古閣本無朕字。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何注：漢劉向曰：舜命

九官，齊濟相讓。

雄一作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或云不識

秦不虛。或云不空。靈甫。

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歎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

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為七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稷，契，皋陶，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稷，契，皋陶，伯夷，垂，益，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何注：東方朔七諫注。

伯夷，禹，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臯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箕子比子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伯夷居北海之濱俗本脫此句皆率其黨曰盍歸

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

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曷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

王業

闕天太公望何注左傳釋文作太顛南宮适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闕天南宮适散宜

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

四子遂見西伯于羨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

邱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鄰也何注孔叢子文

王有胥附奔奏先  
後禦侮謂之四鄰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騶

右周八士見論語何注國語文王詢于八虞注周八士皆在虞官即此賈逵以為文王時鄭元以為成王時也何注按劉

向馬融以為宣王時又周書注武王賢臣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邾叔處樹按史記管蔡列傳班固古今人表

杜預左傳注皆作康叔封 聃季載一本無邾叔成叔武霍叔處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

見史記何注按滕毛郚雍畢鄆郚皆文王子譜系文王十七子原郚不在列傳以

原郚為文王昭譜系失傳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樹按何嬰

論語集解 閔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

作榮公 太姒也何注劉原父謂子無臣母理孔子所謂婦人蓋邑姜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何注亂本作亂古治字 其四人已列

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大夫冉贇 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

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生十七年何本

亭本作文公 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生十七年

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為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西賦黍苗子駟子產賦隰桑

子國公孫段賦桑扈子豐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良孫子

子耳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矯子澗按矯當作矯印段賦蟋

蟀子印孫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

駟豐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

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

七穆氏其後亡乎及諸侯為宋之盟鄭伯享

趙武于垂隴何注趙文子會宋還過鄭七卿皆從文子曰

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亦

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書曰趙武過

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叔孫得臣莊叔穆子昭子

成子武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

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

趙衰始為卿至無恤四世澍按李本汲古閣本作四世何本作七世据世

本成子衰生宣子盾盾生莊子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子成成生簡子鞅鞅生襄子無恤史記左傳

並同當从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為卿至吉射五世澍按世本武子會生文子

何作七世智瑤襄子荀首始為卿

鞅鞅生昭子吉射凡五世按左傳莊子首生武子罃罃生朔與悼子盈襄公

十四年傳曰于是知朔生盈而死杜注朔知罃之

長子盈朔弟盈生而朔死是也盈生文子驟驟生

宣子甲甲生襄子瑤首至瑤凡六世世本則云瑤

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是以盈為朔子首至瑤凡

七世按首己諡莊子無緣其孫朔復諡莊此從杜

也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為卿至寅四世澍按世本

子吳吳生文子寅魏多襄子魏絳始為卿至多四

凡五世四當作五世澍按史記魏世家

魏絳生魏嬴嬴生魏舒舒生魏襄子凡四世魏多

左傳作魏曼多公羊傳哀十三年作魏多史記作

魏侈索隱曰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為卿至不信四

一本作魏哆世澍按左傳厥生宣子

起起生須須生簡

子不信凡四世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

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

田常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

漢書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

溺 荷蓀丈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

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

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

注董威輦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何注威輦名京晉書載其詩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何注世所謂十哲者唐孔廟顏子配享升曾子為十哲及

後曾子配享升子張為十哲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

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

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

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

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

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

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

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

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盼子。黔夫。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

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

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綺里季夏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

黃公

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

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

傳何注四皓名載史記其序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諸家讀綺里季夏一人

黃公一人高士傳作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又以夏字屬黃公陳留志亦然志

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鄆人

避秦與東園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隱于商山又云鄆之大隱山有黃公墓公所葬地按

今商山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云

云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言匿何山及迎於何處也

然則商山後人所記未足據史稱天下有四  
人則彼四人者不宜皆在一處先輩論漢廷  
置酒時太子所從四人皆假衣冠爾嗟乎四  
皓其生真偽且不可知其死葬地將誰與詰  
之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

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為御史大夫薦廣于霍光時年

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

廣兄子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為太子師傅每朝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授太子論

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

書

重合令子輿

居宋里

櫟陽令子羽

居東觀里

東海太守子

仲

居宜唐里

兖州刺史子明

居西商里

潁陽令子良

居遂與里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

龍谷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

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

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

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

二唐潔已乃黜乃汙

何校宣和本汲古閣本作反汙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

陽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

何注

成帝河平二年

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

為賓客時人為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

卿之脣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

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何注後漢書作子慶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何注逢萌傳萌與同郡徐房平

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此言徐房字平原而李  
子雲不言何郡李蓋平原人以平原為房字者殆

傳聞之  
誤也。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挫廉逃名。

蔣元卿謝按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

荆棘塞門。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

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

賈復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

字伯昭惠棟云水經注作昭伯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

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

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謝按

范書岑彭傳作舞陰侯三十二人題名作舞陽侯未知孰是此从題名也 征虜將軍潁

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邳

彤字偉君 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

山謝按後漢書純封東光侯章懷注東光今滄州縣也此作東莞疑誤 上谷太守淮

陰潁川王霸字元伯謝按後漢書霸封淮陵侯章懷注淮陵縣屬臨淮郡此作

淮陰疑誤 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宮字君翁 驃

陰成侯

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

軍參議侯杜茂字諸公 建議大將軍鬲侯南陽

朱祐字仲先澍按後漢書作建義 驃騎將軍慎靖侯劉隆字

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

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

潁川鈔期字次元澍按後漢書期字次泥封安成侯章懷注安成縣屬汝南郡此

成作城況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 捕

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軍昌

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

光字伯卿澍按後漢書作左大將軍惠棟曰水經注作左將軍無大字右大將軍李忠東

觀記無大字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惠棟曰表

宏紀云字仲卿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

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

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

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  
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為河西大將  
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  
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

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

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

栩 尚書欒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

遵 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

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

八使澍按後漢書作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

令吏民立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健為

流離豹棄官致喪歸比辟公豹弟廣都長義字季

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

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立生祠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

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何注後漢書韋彪傳載義

卽彪族子少與二兄齊名而不載其名非此不知其父之爲清河守也。○澗按前漢書表

及韋氏世系文高嘗名浚

楊震字伯起

以太常爲司徒遷太尉

震子秉字叔節

以太常爲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

以光祿勳爲公再司徒一太尉

賜子彪字文先

大

中大夫爲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

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

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

以光祿勳爲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

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

屯

騎校尉爲司空

逢弟隗字次陽

以太常爲司空太尉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

南袁閔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

字子雲

澗按後漢書徐穉傳李曇字雲惠棟曰續漢書穉康高士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

袁宏紀子雲潁川陽翟人何注此與前李曇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尙書令與諸尙書悉

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

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邳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俛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俛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俛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誠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下忠誠實游平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天下義府陳仲舉澍按後漢書作不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宏畏疆禦陳仲舉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模稽李元禮司空山陽

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王叔茂澍按後漢書黨錮傳英秀作俊秀太僕

潁川城陽杜密字周甫天下良輔杜周甫司隸校尉沛國

朱寓字季陵天下冰凌朱季陵惠棟曰薛瑩後漢書寓作禹尚書會稽上

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魏少英惠棟曰三君八俊錄作天下忠平魏少英沛

國潁陰荀昱字伯條天下好交荀伯條大司農博陵安平

劉祐字伯祖天下稽古劉伯祖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

經天下才英趙仲經何注後漢書謂趙典名見而己蓋未攷也惠棟曰顧炎武以為兩趙典棟按

華陽國志曰典與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羣輔錄載當時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顧氏說非也澍按



范書趙典有專傳黨錮傳乃謂僅以名見似自相  
予盾詳究范意蓋言典但名列八俊而已實不在  
逮捕書名之數故桓帝崩典以藩國諸侯解印綬  
符策付縣馳到京師公卿百寮方嘉典之義表典  
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其不列於鈞黨可  
知也典傳無一語及黨事讀者可參考而得矣

###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

天下和雍郭林宗

太常陳留

圍夏馥字子治

天下慕特夏子治澍按後漢書馥未仕此云太常疑誤

尚書

令河南鞏尹勲字伯元

天下英藩尹伯元

河南尹太山平

陽羊陟字嗣祖

天下清苦羊嗣祖澍按後漢書陟太山梁父人此作平陽太山郡屬

無平陽疑誤

議郎東郡陽發劉儒字叔林

天下瑤金劉叔林○陽發

李本何本汲古閣本俱作陽平何校宣和本作陽發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

字孟喜

天下雅志蔡孟喜

潁川太守勃海東城巴肅字恭

祖天下卧虎巴恭祖澍按後漢書肅勃海高城人此作東城誤又肅歷慎令貝邱長稍遷拜議郎

亦無為潁川太守事

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

天下通儒宗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

海內貴珍陳子鱗澍按後漢書

作子鱗

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

海內忠烈張元節

太尉

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

海內謬范孟博何注後漢書作征羌人澍按

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作汝南細陽人此用謝書也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

文友

海內通士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

海內才珍孔世

元後漢書云字元世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內彬彬

范仲真惠棟曰范當作苑太尉掾南陽棘陽岑  
按范書荀淑傳作渤海苑康  
暉字公孝海內珍好鎮南將軍荆州牧武城侯山

陽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智王伯義後

范書黨錮傳入廚有王章又云郎中王璋字伯儀

惠棟曰蔡邕王子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

水經注引作王璋然則璋當作章儀當作義義同

韻與儀異澍謂古文璋章通見管子至義與智為

韻作儀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脩整蕃嘉景

誤也章懷注蕃音皮顧

炎武曰皮古音婆漢人讀鄙為婆不知皮之為婆

遂讀蕃為毗矣胡三省以為皮字乃傳寫反字之

非誤亦北海相陳留己吾秦周字平王海內貞良侍

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字季皮海內珍奇太尉掾

穎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光劉子相澍按後漢

此疑脫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孝字文祖海內依

一穎字祖澍按後漢書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

嚴恪張黨錮傳作王卷荆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

孟卓平澍按三君八俊錄清明作清平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人

廚後漢書無劉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

錄

太邱長穎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

方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淳紀碑

靖節先生集卷之十

安化陶澗集注

集聖賢羣輔錄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

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

十為郡功曹立朝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狀奐廉方正色有孔父之風

學該羣籍前後七徵十要三為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矯王孫裸形宋司馬為石櫛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澗案李公煥本汲古閣本作前後七

徵十要何孟春本作前後仕進十要銀艾惠棟後漢書補注引甄表狀作七徵十要此何据後漢書

十要銀艾改耳孔平仲曰銀印印艾即綠綬謂之

一佩之也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

狀詡博覽羣籍兼好黃老

元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

太傅汝南陳蕃

字仲舉

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

社稷幾事不密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

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惠棟曰東觀記延以少

府潁川李膺字元禮

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

名冠於華夏高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

人訪其中正

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者

太僕潁川杜密字

周甫

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

大鴻臚潁川韓融字

元長

狀融聰識知機發于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

十年本身守

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

約不隕厥問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隨父在公府

伯武

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

齊清風高節

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

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六藝窮

太尉下邳陳球字

伯真

狀球清高忠直孝靈中年司空山陽王暢字

叔茂

狀暢雅性真實以禮文徵士陳留申屠蟠字

子龍

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于成人未嘗見齒

不就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

狀儉體性忠實閨門孝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

友臨官賞罰清亮絕俗

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

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陳仲  
弓皆歎其高風謝按後漢書陳蕃傳周璆字孟玉  
此作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狀固當順桓之際號  
冉誤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稱名臣大將軍梁冀  
惡直醜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于讒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狀泰  
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羣儒州郡益州刺  
禮命曾不旋軌辟司徒徵有道並不屈益州刺  
史南陽朱穆字公叔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明見  
賤之風上書陳初補豐令政平民和有慮子  
損益辭切情至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資純  
輔國朝忠誓正直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狀穉妙  
之節播于京師德高偉  
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度遼將  
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蓬伯玉卷舒之術  
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  
用退隱山谷對策指斥黃門梁冀不能  
敦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

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為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

除家一人為郎辭不受願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

徙居華陰故始為宏農人字威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

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權弟瓚字孔玉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

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汲古閣

兵至俱死時入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

漢侍中悅之父

儉弟緄字仲慈

濟南相漢光祿大夫或之

父年六十六

緄弟靖字叔慈

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邵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

朗叔慈內潤靖隱身修學動必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靖弟燾字慈光

廉年七十汲古

燾弟汪字孟慈

昆陽令年六十汪弟爽字

慈明

公車徵為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出自爽弟巖藪九十三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

爽弟

肅字敬慈

守舞陽令年五十

肅弟勇字幼慈

司空掾年七十對按後漢

書章懷注勇本作敷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

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勃海宛康

樹按後漢書荀淑傳

作苑康宛苑通作范則非也

知名士也時為潁陰令美之

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陽里見

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

北海者舊傳稱孚與荀爽共約

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中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孚弟恪

字允讓

恪弟達字義則

達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

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奇士也見魏明帝

甄表狀及後漢書

惠棟後漢書補注袁山松書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范書公沙穆傳亦云六子皆知名與此異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邴字子陵

各本作戴祈何校 宣和本作戴邴 穎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

盧夏隱字叔世 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 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

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 位至兖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第五

巡字文休 與先之子興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上名士也不詳 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 位至涼州牧太尉 漢書荀彧傳注端從

涼州牧徵為太僕此作太尉疑誤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

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穎川陳羣

字長文 中領軍譙宗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

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

康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

軍沛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

籍兄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

戎字濬仲 各本作濬沖何校宣和本作濬仲 諸書皆作濬沖惟嵇康別傳作濬仲與

此合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其為竹林之游

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

孫統又為讚

吳範相風

吳人劉惇占氣

河內人趙達算

河內人皇象書

廣陵人

嚴子卿棊

名昭武衛尉峻從子謝

宋壽占夢

十不

曹不興畫

為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

失一

孤城鄭姥相

見王粲于童賤謂仕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

謝安晉書隱

琅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

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字字遙集

瞻有減故

穎川庾敳字子嵩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母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

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間之故老

何注晉光逸

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數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八達据此則八達無董昶王澄庾敳僧法龍及阮瞻而瞻弟字與焉故并記之

裴徽字文秀

魏冀州刺史樹按裴松之魏志裴潛傳注潛少弟徽字文季此作秀疑誤



裴楷字叔則

徽第三子，晉光祿大夫。

裴綽字季舒

楷弟，長水校尉。

裴遐字叔道

景初，太傅主簿。

裴頠字景初

司馬，澗按裴松之志注及晉書皆以遐為裴綽子。

裴康字仲豫

微第二子。

裴頡字逸民

孫，子疑誤。

裴頡字仲豫

微第二子。

裴頡字逸民

孫，子疑誤。

王祥字休徵

晉太保。

王戎字濬仲

文，海涼州刺史。

王導字茂宏

從弟，丞相。

王敦字處仲

覽孫，基第二子。

王綏字萬子

戎子，早亡。

王衍字夷甫

父，又平北將軍。

王敦字處仲

覽孫，基第二子。

王元字眉子

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

琅邪八王

聞之於故老

何注世說裴王

魏司空王昶

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

字處沖

何注太守當作內史

澗按裴松

之魏志王昶傳注亦作太守

湛子東海內史承

字安期

何注內史當作太守

澗按沈約宋書州郡

志有太守有內史東海稱太守不稱內史

晉書百官志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

宋志亦

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

衆官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東漢亦

置相一人主治民

晉武帝改太守為內史省相是

治王國者稱內史他郡稱太守其職一也時東

海王越國東海故承稱東海內史不稱太守也承

子驃騎將軍述

字懷祖

何注述歷尚書令

此述子

安北將軍坦之

字文度

何注坦之官中書令

此安北將軍亦贈官

二族盛于魏晉之世

八裴方八王裴微方王

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

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頡方王戎裴邈方

王元裴康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又謂四裴

青簡七書卷下

七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畿子幽州刺史恕字

務伯。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預子散騎常

侍錫字世嘏。何注晉書預傳錫終尚書左丞從前未嘗官常侍錫子光祿

大夫父字宏治。何注晉書外戚傳父字宏理襲爵辟公府掾為丹陽丞早卒金紫光

祿夫夫其追贈官也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

老凡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

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

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

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

觀古語是請節懷抱  
賢目二卷決非偽托也

###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

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葦門圭竇囊牖繩樞併日而

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

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

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

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

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

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

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劔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謫不同。相謂別墨以黑白。此苦獲以齒。鄧陵子之墨。宋庠私記日入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四入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

諸本評陶彙集

自李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論。諸本踵之。遞有增錄。今彙爲一卷。刪其重複。又續采數條。附於其後。其已見本篇者。則悉畧焉。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眞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

言不詳陶真集  
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  
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  
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  
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  
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  
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  
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  
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  
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

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  
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  
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蜨螂  
糞丸比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  
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  
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絛厯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

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又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

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  
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  
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  
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  
非後來詩人鉅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  
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  
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  
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

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  
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  
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  
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  
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  
事情但不文耳

蔡寬夫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  
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

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

明果印可否。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處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以上李公煥原採總論。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

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此。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何孟春曰。以靖節爲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爲之辨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

詩本論附錄  
輕議。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亦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此直晦庵一時所見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

嚴滄浪詩話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媿辭。所以能爾。

黃徹碧溪詩話曰。淵明非愛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足以識之。

敖陶孫詩評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鄭厚藝圃折衷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

海。

劉後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松石軒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何孟春曰。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胷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尙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

子房孔明也。

以上何孟春陶集附錄及總論所增。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李獻吉曰靖節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  
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  
志之心焉。

李賓之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王元美藝苑卮言曰。淵明託旨冲澹。其造語有極  
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  
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茅鹿門曰。間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  
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  
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荆軻。與感士

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  
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  
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真人起豐沛  
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  
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  
疎。竒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  
古人之慷慨。病竒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  
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沈冥。麴  
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  
憤翮之縶。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

徘徊待盡邱壑焉耳。

劉朝箴曰。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平淡自得。無事脩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爲文詞。則率意任真。畧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之下。誦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向往。不能已已。

潛玉曰。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自況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孤隱於醉石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鎮軍督郵同塵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

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歲。謝良價於朝市。蓋合晉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事。令彭澤卽云良價哉。顏延年曰。物尙孤生。先生真孤生也。

以上毛晉綠君亭本陶集總評所增。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

言不語陰陽  
三  
多違法度。瓌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畧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逋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東坡詩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

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范元實潛溪詩眼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

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之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



言本言陰言真  
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胷  
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  
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都元敬穆南濠詩話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  
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  
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頭東  
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  
定在彼此更其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其五云結  
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王荆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  
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  
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姜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旣高趣詣又遠故其詩  
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蔡寬夫詩話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  
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  
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  
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  
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

吾師。

釋惠洪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  
緩熟視有奇趣如日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  
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  
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  
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  
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  
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

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  
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  
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

都元敬南濠詩話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  
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  
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  
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  
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須

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瞿然若有悟。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陳伯敷繹曾文章。歐冶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

言言陸雲集  
二  
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宋景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王彝跋臨流賦詩圖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胷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爲淵

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胷中而已。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趙鈍叟維寰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興會所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云爾，必以爲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升菴詩話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宿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五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陸樹聲長水日抄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

處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江進之盈科雪濤詩評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

張爾公潔生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豈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

顧炎武曰：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

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卽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之言者，僞也。

黃維章文煥陶詩析義序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槩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奧，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

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詰韋孟，羣附陶派，誰察其霄壤者。

以上吳瞻泰陶詩彙注所增。

鍾伯敬曰：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氣，其妙全在不枯。

趙鈍叟曰：淵明靈運同爲晉室勲臣之裔，靈運浮沈禪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椎，身名並隕，以陸家聲，惜哉！獨淵明解組，肆志鴻冥，鼎革之間，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春秋大義，雖寄懷沈酒，而德輝彌上，殆首陽之展禽，箕山之接輿也。

以上蔣熏陶詩總論所增。

施彥執北牕炙輟錄曰：人見淵明白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

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  
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  
歛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  
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  
放下。

又曰。周正夫云。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  
出耳。

又曰。正夫書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  
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  
於胸中。皓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  
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  
無一豪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胷。萬卷鬱  
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  
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此  
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本於正夫  
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  
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  
云。全上

王圻稗史曰。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



言不語陰陽  
三  
胷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  
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  
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  
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  
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  
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  
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  
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

凭几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唯淵明獨知爲至樂  
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  
勝數吾今歲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  
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跋足而卧殆未覺  
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此條見葉夢得石林詩話凡王氏所  
采皆前人舊說不一一細標出處也

又曰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  
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敘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  
其形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  
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

又曰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荆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簣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子和揮盃勸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

又曰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又曰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云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又曰李白亦多用陶語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馮鈍吟雜錄曰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

言不詳附錄  
言  
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  
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師淵明。不惟自悞。更以  
誤人。

以上新增。

靖節先生集注四也

附年譜考異上下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巽巖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

張縝季長為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

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

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國朝新

王譜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

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

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

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末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澍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

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誅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澍又按先生爲桓公曾孫。見於命子詩。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

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

李公

煥雖以大司馬爲愍侯。然仍以先生爲桓公曾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

近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

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旣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旣名父子。詠爲百詩之子。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

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勲德。卽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  
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  
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  
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  
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  
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  
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  
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  
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謝按  
如果

攀援貴族則司空溧陽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  
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  
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  
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  
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  
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  
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爲列侯不  
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  
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  
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



理

澗按右司馬乃愍侯始官正與初入關時左司馬曹無傷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

燕代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

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況子孫之於

乎祖宗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

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

指澗按延壽為桓公元孫先主為曾孫總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

服無總服若依吳語為大夫則與先生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猶今律

言五服之外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同凡論也

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

人澗按諸子魚肉亦出庾亮之誣未可盡信固其宜矣昭穆猶言

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之句澗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

之詩故有允構斯堂之語以為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其云昭穆

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

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

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

元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潯陽郡

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

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

之似異而實同也澗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

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閩氏以地理自詡而云址貫不同何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茂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閩氏之失最為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閩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

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

云祖茂武昌太守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

之二子一生淵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明一生敬遠

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為散騎員外父名逸為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按丹見晉書侃母湛氏及朱伺傳吳揚武將軍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行娶十五妻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子官至太守侃生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

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尙書旻。旻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尙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寂。滁江二州刺史銳。謝按資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爲大鴻臚似又是人一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卽名世。

此篇也。但徑以爲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

晉

謝按此晉字疑當作陶

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

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蠶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缺

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下云

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

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

十三子。二子少亡。二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

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濤陽郡西北山下。迺吳

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卽侃之父也。次有九行。

卽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

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

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

度支尙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次行

曰。祖妣瑯琊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鄧氏書作測。

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

食邑七百戶。祖妣瑯琊王氏。八代祖旻。梁大

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

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

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

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尙書。黃門

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

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

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奭。左散騎常侍。六代

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

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旣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寢乞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

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顧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攜之。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

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迺命譜之以永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剥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其譜卽用乃祖剥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

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

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佚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系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按潯  
市當作鄉。父軼名。命子詩。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跡  
風雲。寘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授世。後裔稍  
涉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  
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  
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  
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  
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案。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  
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  
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今攷  
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  
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  
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  
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縝云。先生辛丑游斜川  
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  
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



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條五十當從  
湯東澗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  
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  
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義之子著辨數則力主季  
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旣据飲酒詩投耒去學  
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  
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  
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  
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  
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

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  
旣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  
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澍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尋陽柴桑人  
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  
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  
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  
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  
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  
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

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塲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澍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澍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湯東澗注齟與齬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齟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

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兒髮俗作齟。不與齟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

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澍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卽失母。無

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於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

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嗟子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誅之母老爲繼母。曾不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得舍父而端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原注亦柴桑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礪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據顏誅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況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為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為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為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與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謹故云

澍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澍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

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  
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  
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  
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  
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  
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  
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

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  
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  
田里者也

澍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  
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  
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  
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  
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  
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 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澍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

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

仕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

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

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

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

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

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

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

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

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

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

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

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況共父之人哉。先

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

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澍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諫居無僕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澍按湯東澗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為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為鎮軍參軍。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為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為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  
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  
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  
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  
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置郡吏故云時  
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  
疎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  
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  
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  
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  
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  
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  
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爲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

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  
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  
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  
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澍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

陽。今歲七月還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

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荊州  
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  
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  
元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  
桓元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  
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  
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  
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  
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  
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徠

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  
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  
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  
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  
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  
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  
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  
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  
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  
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

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澍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

就既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

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爲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元。元以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元從

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

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陽東澗。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

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為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為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即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

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為鎮軍將軍者。卻愔

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

孝武帝太元元年春正月。以領軍將軍卻

愔為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卻愔為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謝謫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為號者。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

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

事。以鎮軍為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

選注辟公參其

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即因李善之誤注而沿其謬。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

軍。左右前後四軍為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為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



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為衛軍參軍其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

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

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

為牢之參軍先生亦為牢之參軍澗按晉書王恭傳恭

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

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

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又別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

有參軍劉襲張暢之牢之傳欲據江北以拒元集眾大議參軍劉襲

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迴入宣陽門劉牢之參軍劉暢之率眾擊之晉制將

軍開府位從公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

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

王國寶王緒為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為劉牢

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

即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

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

至於死即非從亂不亦有昧知幾乎况恭死

由牢之恭敗即轉仕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

有媿於纒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礪以

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  
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

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按通

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元降  
元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  
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  
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  
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  
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  
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回  
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  
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其必敗故仍呼爲鎮北耳蓋戊戌九月恭  
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卽在此時先生  
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

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  
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  
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  
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  
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  
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  
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  
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  
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証特先生無汗馬  
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

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闈過女，先生因省親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

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在京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

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元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卽奉詔止元之役耶？李善文選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尙有沙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

元字疑衍

流八九十里。桓石綬傳：桓元敗，石綬走江西塗中，疑卽此塗口也。王鳴盛謂塗中當作涂，卽今滁州，恐未是。桓元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彼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爲必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元据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元方兼領荆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

年邪且旣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元憚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元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吳譜桓元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

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澍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官

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溫顏見友于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憂。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夫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之人情，殊爲不近。況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元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元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

蒙塵于尋陽

澍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非閒居矣況明年桓元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

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俛四十年

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介  
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  
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  
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  
桓元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澍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尋陽乙卯建武將  
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  
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  
三月桓元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壬戌桓元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  
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  
事假節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  
桓元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  
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  
賊將桓元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元  
於崢嶸洲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南郡  
壬午督護馮遷斬元于貊盤洲乘輿反正于  
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  
陽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王譜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

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

尙書

澍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

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將軍爲揚州刺史錄尙書事也

澍按義興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

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

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

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

與琅玕王幸道規舟戊戌下詔獎鎮軍將軍

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當湖之濱。一峰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浩淼縈帶。皆列凡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履沾濕。又吳師

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吳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

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尙書陶夔迎德宗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夔。惟太常與尙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

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

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旣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

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此條吳瞻泰本誤連上年甲辰未幾

桓振反下，今從汲古閣本系於是耳。

澍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

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尋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宣爲牢之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反使都何

能從討乎。東巖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澍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玕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於東堂。五月，桓元故將桓亮、符宏、刁預

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澍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元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元兄子歆引兵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元于崢嶸洲，大敗之。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走江陵，元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

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尋陽西上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湏川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敬宣遣將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寧朔將軍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

澍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

陂遷建威將軍鎮尋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後學安化陶澍撰

義熙元年丙午

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

太元癸卯

按卯當作巳

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

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



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澍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尙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

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

四十五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澍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大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

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澍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

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

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辟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澍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髦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則下云敬道後敘殷

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耳。

義熙八年壬子

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

按當作十二

首有句云奈何五十

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讐。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謂之也。事見蕭德施所

著先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澍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

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終吾年過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終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澍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

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澍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

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鼓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卹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

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

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澍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 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澍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于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澍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

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  
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  
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敘  
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

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潯田舍穫詩云曰余作  
此來三四星火積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吳譜八月有於下潯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  
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僮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  
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



潯陽與先生情欵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澍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于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

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欵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敘於北討後也北討時檀韶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

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  
繼爲江州者韶本傳稱韶延續之及祖謝等  
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  
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  
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 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  
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  
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  
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

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  
也

澍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  
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  
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  
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  
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  
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鎮雍州作右必傳  
寫之訛

又按湯東澗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

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 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澍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十四年。顏詠。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

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卽本傳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旣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

之永逝也。但野既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邀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年，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澍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徒中

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陽。暫詣建康。雖加勳爵。仍領江州。在尋陽幾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

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下稱敬道。劉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卽此

龐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  
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  
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  
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尙淺。故曰相知何  
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  
調示之。歷敘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  
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  
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  
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江陵。參軍奉宏  
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節

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  
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  
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  
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  
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  
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  
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  
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  
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瑞得  
聞於中朝。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

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訶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景平元年卽文帝元嘉元年。宏進號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晦。附識於此。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

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卽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是年宋武帝踐阼改元永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奚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

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飮其還以  
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  
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  
云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  
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  
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  
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  
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  
宰者語皆冷交非熟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  
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于劉厚遇  
子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  
宋武帝踐阼

澍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  
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  
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  
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  
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  
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



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文見廬山記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劉麟之一字遺民。麟之卽桃花源記中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之、二劉孰曾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

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蕭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

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

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槩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啟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

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  
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  
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  
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  
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  
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  
矣

澗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  
僧思悅始爲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

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

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  
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

未必然

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沙公降封醴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

五十七歲

吳譜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  
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  
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  
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  
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

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澗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爲亥是歲宋酖弒零陵王湯東欄以述酒詩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

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

宋書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

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休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澗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

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

益懼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恰接簷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略見

澗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年此系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未

不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管陽王景平二年甲子 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

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為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此條吳瞻泰本系於永初三年壬戌下汲古閣本系於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既據史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有宋五年其不系於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為族祖

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按桓公薨于咸和九年六月乙卯此云七年從晉書誤也晉書公本傳云年七十六又周訪傳云訪少公一歲訪卒于大興三年年六十一以此推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進公為大將軍公上表固辭今表亦載晉書本傳則七年之誤不辨可知世子夏襲溫公通鑑以公薨紀于咸和九年

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

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攷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

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使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旣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世族。又有禮服旣悠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

所改序文果非。

澍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縝辨證謂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

族祖族叔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元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



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元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

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

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

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

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

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澍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

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縝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

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元嘉四年丁卯

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曰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旣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疢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疢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却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

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澍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

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之誄最合春秋之義

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

同治丁卯春收以本於揚城庚午仲冬於淮南書局重裝讀一過即享時安



